

讀史兵略續編

讀史民略續卷之八

益陽胡林翼集

金匱宣德軍校書

元紀○(世祖至元十三年)先是宋遣丞相文天祥至巴延軍巴延拘天祥令隨新請使北行至鎮江與
其客杜潛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安撫使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
時猶未知夏貴納款故再成以二閫爲言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趙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
西兵吾指揮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溁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搗鎮江
同日大舉溁頭揚子橋皆沿江麗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
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
卽以再遣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楊有逸卒言北朝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
以天祥爲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字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
分覲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導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
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洙京入海道遇北兵伏環堵中得免飢莫能起
從樵者乞得餘糲斃行入板橋北兵又至衆走伏穀篠中北兵入索之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執杜潛金
應以去潛應解所懷金與卒得逸蘇二樵者以質荷天祥至高郵裕家莊裕登迎天祥至家遣子德潤衛送至

泰州遂由通州汎海以求二王是月始得抵温州

宋陳宜中張世傑等奉益王昀帝位於福州府改元景炎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蘇劉毅主管殿前司文天祥至福安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於陳宜中議論多不合固辭不拜乃以爲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棄僂於江淮杜漸募兵於温州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

福建府
今福州

初臨安既破阿珠以宋太皇太后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再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尙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尙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珠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饋道博羅懷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尋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珠復遣使者持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陣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饋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糲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部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北兵多敗阿珠使巴延徹爾救之所將皆阿珠麾下才單議其族輒皆潰才脫身走時高郵水路已絕阿珠復遣將陸路邀擊米運殺買米卒數千由是饋益不繼阿珠請於

帝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歙庭芝不納會福安使至庭芝欲赴召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
龔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珠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
阿珠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陣下招降龔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
外兵庭芝投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才俱被執至揚州阿珠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阿珠猶
愛其材勇未忍殺之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珠乃皆殺之揚民聞
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以儒生知兵出入行陳三十餘年至是爲泰州諸驍官州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
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
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揚州既破元兵攻真州益急宋都統司計議趙孟錦策輕襲其營少頃驟開營中見孟
錦兵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死城遂破安撫使苗再成死之

泰州新城在州北五里
苗中丁村在揚州西北

宋知邕州宕昌馬璘將入衛而臨安已破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阿爾哈雅將進取廣西璘發所部及諸驍兵
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攻之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璘璘退保臨江阿爾哈雅使人招降
璘發弩射之攻三月璘不降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阿爾哈雅致書馬璘許以爲廣西大都
督璘不聽又請帝親降手詔諭之璘焚詔斬使靜江以水爲固阿爾哈雅乃築塹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
決東南壩以涸其渰城遂破璘閉內城堅守又破之璘率死士巷戰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

仆堅家世以忠勇爲名將至堅死節最烈准人黃文政先戍蜀車潰走解江堅邀與同守城破亦被執文政大
臨不屈斷其舌以次劇刑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絕聲盡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麟以城降堅部將囊鈴
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爾哈雅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囊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出降苟
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北軍登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嚙牛曠
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囊乃令所部人擁一火礮然之聲如雷震城堞皆崩煙氣漲天外
兵多斃死者火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爾哈雅悉坑其民民得逃入西山者七百人阿爾哈雅許以不殺招
之使降七百人皆自殺無一降者阿爾哈雅乃分兵取翰林灣容藤梧等州嚴關在興安縣西南十七里臨江
未詳疑當作疏源在興安縣西屬
江導源豐川恩磨山下至臨桂入桂江小融
水在興安西東合大融江至靈川合融水

大兵破建甯府邵武軍宋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宋主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人十七萬民兵三十萬
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舟得進宋主行至泉州舟泊於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
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
乃掠其舟并沒其寶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州者宜中等乃奉宋主趣潮州壽庚遂與知
泉州田子真以城降

行省雲南奏言轉德壽忠山賊險遠盜賊出沒爲行省病相地置餉每餉散土酋更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

或遺劫掠則罪及之有土吏數輩怨賽音聘德齊不已用至京師經其事備數事帝顧侍臣曰賽音聘德齊愛國愛民朕憫悉之此輩何敢誣告卽命械送賽音聘德齊處治之既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听我專備我今不改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顧乎皆叩頭拜謝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發兵屢征不利賽音聘德齊遣人諭逆順禍福且約爲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賽音聘德齊郊迎待以賓禮遂乞永爲藩臣羅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賽音聘德齊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買鋒鎗不幸以無事而死又憂汝曹劫擄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羅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賽音聘德齊不可遣使以理諭之羅槃主率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前進兵賽音聘德齊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音聘德齊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羅槃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捐命不辭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遂改爲元江府由是西南諸夷悉然款附夷酋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賽音聘德齊悉分賜從官或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爲酒食勞酋長製衣冠襪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悅

羅槃城今元江州

（十四年）宋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鎗步不利時鄒鳳聚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鳳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

石嶺及之諸將輩信以短兵接戰懷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爾爾集屹不動懷從問道就視之想殺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與追兵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追兵以為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與杜橫鄉等逸去至徽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

徽州今屬州鎮步在興國縣北方石嶺在處縣

南生坑在興國縣西北徽州今屬州府

張宏範以弟宏正為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憚人持滿以待宏範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它寨俱不設備宏範忽磨軍連拔數寨週擄三江拔之中書左丞相行江東道宣慰使囊嘉特冒江南既平兵民宜各量官屬蒙古軍宜分屯大河南北以餘丁編立部伍絕其擄掠之患分揀官僚本以革阿哈瑪特盡殺之弊其將校立功者例行沙汰何以勸後新附軍士宜令行省賜之衣糧毋使闕乏帝嘉納之

三江口東西北三江合處也在廣州府北

寨在

其間、
〔十六年〕張宏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願凱知宋主所在宏範兵至崖山或謂張世

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重失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編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糧乏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陳碇海中中艦外艙實以大索四周起樁檣如城操卒宋主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崖山北水淺舟膠不可進宏範由山東

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宋軍汲路世傑舟壅不能動宏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
飛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盡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熱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韓氏甥在宏範軍中宏範
署爲萬戶府經歷三遺諭禍福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爲主死不移也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宏範
乃強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擇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強之天祥遂拜所遇零丁洋詩與之
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止復遣人語崖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
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宏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飲海水水鹹卽嘔泄皆大困世傑帥
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庚午李恆兵自廣州來會與宏範合守崖山北諸將請以礮攻之宏範曰礮攻敵必
浮海散去吾分迫非所利不如以計聚留而與戰也且上戒吾必窮滅此今使之遁何以復恆亦曰我軍雖困
敵而敵船正當海港日逐潮水上下宜急攻之不然彼薪水既絕自知力屈恐乘風潮之勢遁去徒費軍力不
能成功也遂定議與宋舟相直對攻宋張世傑部將陳寶來降己卯宋都統張達乘夜來襲敗還癸未平旦張
宏範分諸將爲四軍李恆當其北及西北角樓諸將分居其南及西宏範將其一相去里許令曰敵東附山湖
退必南遁南軍急攻勿失之西北軍聞吾樂作乃戰又令曰敵有西南艦聞其將左大守之必驍勇也吾其自
當之頃之有黑氣出山西宏範曰吉兆也潮退水南瀉恆從北面順流衝擊世傑以淮兵殊死戰矢石蔽空日
中潮長南面軍復乘流進攻世傑腹背受敵戰益力恆不能勝宏範所乘艦以布障四面將士負盾而伏樂作

世傑以爲且寡少懈宏範回艦尾抵左大櫓左大射矢集布陣桅索如網宏範度其矢盡命撤障伏盾兵矢石俱發奪左大艦又與夏御史戰奪七艘諸將合勢乘之自己至中呼聲震天俄而宋軍有一舟櫓旗仆諸舟之櫓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會日暮風雨驟發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宋主所欲牽宋主至其舟謀遁去陸秀夫恐爲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宋主舟大且諸舟環結秀夫度不得脫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宋主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宋主同瀾復宮諸臣從死者甚衆宋主時年九歲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舟飄浪去餘舟尙八百盡爲宏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軍卒求物尸間遇一尸小而臂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卒取寶以獻宏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廣王瀛死報楊太妃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閒關至此者止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颶風忽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樓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漸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潮陽港在潮陽縣甲子門在海豐縣東厓山在新會南接上年宋主是

崩於潮州陸秀夫與衆立者西駐厓山也潮州在吳川縣南海中

先是兵下江西南安守臣迎降獨南安縣不下縣人李梓發黃賢共推縣尉葉茂爲主繕治守具遣春引衆萬餘攻之邑伯韓九城贛甫及肩梓發率衆死守盡則隨櫓應變夜則鳴金鼓劫掠連奪等相顧曰城如礮子大人心乃爾硬耶遂親至城下諭降城上譟譟大罵俄發機中連奪乃徙碧水南自冬徂春力攻三十五日死

者數千不能克久之茂出降元軍乃還梓潼嚴守如故及歷山敗參政賈居貞又往諭降城上仍請降不已
時衆稍稍徙去心力頗憊居貞命方文舉進攻凡十五日城破屠之梓潼舉家自焚縣人多殺家屬者戰戰敵
宿過當

〔十七年〕詔立陝西四川等處行中書省以布哈爲右丞李德輝汪惟正並左丞初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
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兵且壓境適李德輝在播州乃遣安珪馳驛止三道兵勿進復遣張孝思諭鬼
國趣降其酋阿察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卽身至播納款德輝以其事上聞乃改鬼國
爲順元路以阿察爲宣撫使時有以受鬼國馬千數譖德輝於朝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爾有
是耶及左丞之命下而德輝已卒登輿哭之哀如私親爲位而祭者動輒千百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襄經率吏
民拜哭聲震山谷爲發百人護喪興元播州安撫使何彥清率其民立廟祀之播州今遵義府順元今貴陽府卽羅施鬼國也
鄂勒哲圖討陳桀龍等直抵其壘賊棄高驛下人莫敢進興命人挾束薪斂身進至山半棄薪而退如是六日
誘其矢石殆盡乃蕪薪焚柵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會同按此在江津間也

〔十八年〕征日本軍敗行諸將陸辭帝曰有一事朕憂之恐卿輩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輕之先是
翰林學士王磐聞師行有期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震怒謂非
所宜言詔征日本軍回所在官爲給糧先是命阿達哈代阿喇罕分戍三海口就招海中餘寇未至而實都洪

倭奇范文虎李庭金方慶等已航海至平靈島遇颶風敗舟諸將各擄登艦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五龍山下
眾推張百戶者爲帥方伐木作舟爲歸計日本覬知之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敢而奴之十
萬之衆得逃還者三人而已文虎部將楚鼎別率千餘人渡海亦遭風壞舟鼎挾破船板漂流三晝夜至一山
會文虎船因得建高麗之金州合浦屯駐散兵深泛漸集遂率之以歸

二十二年○荆湖占城行省請益兵時陳日烜所逃天長長安二處兵力復集興道王船千餘艘聚萬劫阮盡
在聚平而官兵遠行久戰縣處其中索多蒙古僞之兵又不以時至故請益兵帝以水行爲危令遵陸以往鎮
南王托歡兵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索多李恒戰死初托歡屢移晉日烜欲假道寬
不納益修兵船爲迎敵計托歡乘間縛筏爲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穩
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勢益盛適置雲濠軍中疾作死傷者衆而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趾兵
追獲之李恒殿中壽矢一卒固恒而趨至思明州卒索多軍與托歡相去二百餘里托歡軍追索多猶未之知
而恒其時交人邀於乾滿江索多力戰而死

占城在越南南
南其東之東

更帥何壽劉宣上言曰近歲復置東征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思安危輒爲索多建伐占城哈雅青平交
既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糧糧運官民大擾廣東軍監並起軍民連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連
兵未解且近歲再興日本海軍小邦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戰功索多爲賊所殺自是益尋況日本海軍萬里

疆土闊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腹險縱不過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衆多彼軍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卽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尙不能克況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隔萬里哉帝嘉納其言

(二十二年)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于轉輸賦役煩重士卒觸瘴癘多死傷者羣生愁歎四民廢業貧者棄子以偷生富者鬻產而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復有事交趾動百萬之衆虛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也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兼交趾已舊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聽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未爲晚湖廣行省臣職格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于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爾哈雅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復借其數官無儲蓄和糴於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緩師南伐先是吏部尙書劉宣亦上言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且交廣炎瘴之地毒氣害人甚于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過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不免陸運無車牛馱載一夫擔米五斗往返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衆廣

西湖南調度類數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況湖廣舊漢峒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略不然將復蹈前轍矣
奏入會湖廣宣慰使章至帝即日下詔罷征縶士卒還各營陳益稷從師還鄂

二十四年宗王納顏反諸王諾延等皆應之帝問侍衛士阿寶克布哈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安撫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阿寶克布哈即北說諾延曰大王聞納顏反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納顏外應今納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爭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豈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諾延悅許之于是諸王之謀皆解阿寶克布哈還報帝乃議親征命徵兵遼陽以千戶帥錫保齊之衆從行阿寶克布哈以大同興和兩郡當車駕所經有難塞嶺者數十里無居民請詔有司作室嶺中徙邑民百戶居之則境內錫保齊牧地使耕種以自養帝從之遣額森馳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納顏所部者禁其往來毋令乘馬持弓矢帝自將征納顏發上都括江南僧道馬匹詔范文虎將衛軍五百鎮平樂以奇徹為親軍都指揮使伊蘇岱爾右衛策事王通副之同知留守兼少府監事王思廉留守丹津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晁錯削地之策實為良圖蓋為上言之丹津以聞帝曰汝何能出此言也丹津以思廉對帝嘉之百官以職守不得從征納顏獻馬以給衛士帝至薩爾都噶之地納顏率所部大萬遁行在而陳遣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納顏之衆金嘉野塔布岱擁衆數十

萬進遇乘輿帝親臨諸軍圖之納顏室壁不出司農卿特爾格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曲蓋據胡
牀坐特爾格進酒塔布岱接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至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持火礮夜入其陳礮發
果自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將遁遂
命庭將漢軍御史大夫伊寶特穆爾將蒙古軍並進追至寶列們林擒納顏以獻達伏誅初潞州靳德進精於
馬之學所習休咎輒應時用天象以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祿許監學司天事及是從征納顏度日時率
中以會諸將欲剿滅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待其降帝嘉納之李庭之計納顏也將校多用國人
或其親屬立馬相繼請輒釋仗不戰遠巡退卻帝患之葉李密敗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
離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關彼嘗玩我必不
設備我以大衆踏之無不勝矣帝用其謀果奏捷自是益奇李初納顏將叛陰遣使結顏布罕騰勒噶奇徹親
軍衛指揮使托克托呼執之盡得其情以聞詔騰勒噶入朝將由東道進托克托呼言於北安王曰彼分地在
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既而有言顏布罕叛者衆欲先聞於朝然後發兵托克托呼曰兵
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即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即日起行疾驅七晝夜渡圖呼喇河戰於托集嶺
大敗之顏布罕僅以身免

烏保齊主屬官也與和在張家口北用黃等四族牧地圖呼喇河托集嶺平

蒙古會未詳

納顏餘黨犯威平遼東道宣慰使達春從皇子愛額齊合兵出瀋州進討初帝命達春領軍一萬與愛額齊同

力備禦納顏女真水達勒達官兵與納顏連結達春莽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與納顏黨達薩巴圖爾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特爾格素爾齊等欲襲皇子乃以數十人退戰千餘人屢從皇子渡遼水納顏軍來襲達春轉鬪而前射其酋特古岱墮馬死追兵乃退遂軍勃州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旁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達春軍至遼西龍山北小龍泊得叛酋史圖凌魯盧全等納款書期而不至達春卽遣將討擒之又獲其黨王薩布復與庫錫爾等戰破之將士欲俘掠達春一切禁止與敵院漢瓜監司托克托岱追納顏餘黨北至金山悉平之

咸平在鎮江縣北瀋州今奉天府建州今錦縣建州今廣南縣急水東西二源自遼外合流而南是開元縣城承德遼州海城

之西而南入海

鎮王托驪以諸軍征安南次思明州留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祉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鄂囉哈達爾以漢券兵萬人由西道采平鄂囉齊以萬人從鎮南王由東道女兒關以進阿巴齊以萬人爲前鋒烏訥爾樊祺以兵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船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鄂囉哈達爾經老鼠陷沙茨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是月鎮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興道王遁攻浮山寨拔之又命鵬飛阿爾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修營賴山及至靈山水棚命烏訥爾將水兵阿巴齊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渡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陳日烱與其子璽城走敗喃堡諸軍攻下之

考鳳關在越南寧山府北餘費

在其北

二十五年陳日烜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不及引兵還交趾城令烏訥爾將水軍迎張文虎等糧船又發兵攻其諸寨破之鎮南王托驪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烏訥爾不見張文虎船復還其劫右丞相阿巴齊曰賊聚巢穴遑遑意待吾之敵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饋餉且盡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侵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款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眾據海口阿巴齊率眾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隘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遇托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發毒矢將士裹瘡以戰樊相阿巴齊皆死前軍錫都爾番勇乘之交人小卻托歡由單已縣趣疊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安噶引兵還雲南鄂囉齊以諸軍北

四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己罪帝以托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

湖南盜酋一仔誘衛永寶慶武岡人嘯聚四望山久不能討行省左丞劉國傑帥師擊破之斬首盜餘眾悉降將校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變復反矣不如盡阬之國傑曰多殺不可況殺降也乃相要地爲三屯遷其眾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廢田榛棘使賊不得爲巢穴降者有故田宅盡還之無者使糴耕屯中後皆爲良民

四望山在邵陽縣南百二十里

二十六年初托克托呼從皇孫噶瑪拉征哈都抵抗愛領賊先據險諸軍失利惟托克托呼以其軍直前鏖戰翼皇孫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以待之賊不敢逼至是帝巡幸北邊召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其臣

同患難者飲班珠爾河之水以詔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

杭愛山在今庫倫西班珠爾河即澤河今鄂爾坤河

以玉憚爲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憚上言曰福建所轄郡縣五十餘連山距海實爲邊徼要地而民情輕詭自平宋以來官吏貪殘故山寇往往嘯聚愚民因而蟻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討復蹂躪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意也今雖不能一一擇任守令而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相國宜特選清望素著文足以撫綏衆庶武足以拊衝外侮者使鎮靜之庶幾治安可期也憚願官吏貪汙者數十人察繫囚之寃滯者決而遣之戒戍兵無得寓民家別創營屋居之民得少安

(二十七年)江淮行省平章布琳濟岱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邊惡賊所巢穴宜以哈喇岱一軍戍沿海明台伊拉齊一軍戍溫處扎呼岱一軍戍紹興整其甯國徽州土兵後皆與賊通宜以高郵秦兩萬戶漢軍易地而戍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宜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置四萬戶府水戰之法漸止十所宜擇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閱習伺察諸盜錢塘控扼海口備止戰船二十艘故海賊時出擊船殺人宜增置百艘則盜賊不敢發從之

江南盜起龍泉湖廣省左丞相國傑下令往擊之諸將交諫曰此他省盜也國傑曰縱寇生患豈可以彼此言耶乃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趨賊境賊衆數千逆戰望見軍容不整曰此鄉丁也易之國傑以數千騎隨賊衆從之賊大敗斬首五百餘級奪所掠男女日莫收兵去堡中民望見怪之莫知其誰明日又忽至召堡

民歸其男子曰吾劉二巴圖也民皆驚以為神因告別盜鍾太豫居南安十八來國傑乘驛突入其巢賊衆驚
亂自相蹂躪官軍搏之自旦及午所擒殺甚衆還兵桂東未幾龍泉盜復定鄒縣國傑遂還鄒賊退保大井山
乃分軍三消煙之道險聚焉而入時天大雨賊不為備悉掩殺之還鎮道州盜賊之起凡守土大吏能不防
城互相策應則亂易已後與南西
南寧山東北皆有龍泉未嘗無十八來聚
南安山名鄒縣南有大井山大井山未聞

○二十九年知上思州黃勝恃其險遠與交趾爲表裏聚衆二萬據忠州辛亥詔遣湖廣省左丞劉國傑討
之賊衆動悍出入巖洞篁竹中如飛鳥擊毒矢中人無愈者國傑身率士奮戰賊不能敵走衆山山近交趾皆
深林不可入乃度其出入列橫圍之徐伐山通道且戰且進國傑拔衆山寨黃勝許挺身走交趾擒其妻子殺
之國傑三以賄賣交趾賁不與師還盡取賊巢地爲屯田募度運諸種人耕之以爲兩江蔽障後蠻人謂屯
爲省地莫敢犯者詔遣使卽軍中以玉帶賜之國傑入朝帝謂朝臣曰湖廣重地惟劉二巴圖足以鎮此他人
不能也命無還他官越南諒山府東有象山而內地思明州東有德
象山回環蓋建寧州者上思州西北土州也

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福建行省平章徹爾引兵征之號令嚴肅所過秋毫無犯有降者則勞以酒食而慰遣
之曰吾意汝豈反君耶良由官吏污辱所致今既來歸卽爲平民吾安忍罪汝其返汝耕桑安汝田里毋恐他
鄉聞之悉歎附未幾歐狗爲其黨縛致巢首以徇勸從者不數一人汀漳悉平

湖廣辰州蠻叛行院副使劉國傑督院事索諸木遠覽往討之不利移文索辰沅民問得土三千行省平

軍哈喇哈斯以民弗習戰強之徒傷吾民勿許右丞國呼魯曰兵貴訓練乃可用也漢軍不習每因變攻費吾人所利遂與之果以此獲勝

湖廣平章政事庫爾濟斯薦於永州判官馬克遜澤才堪將帥以行省員外郎從征海南黎黎人平軍還上功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副使兼都元帥府事崇德外蠻數為寇澤循行並徵得陀率處布查捷獲賊民仇備者四千六百餘戶畱留那扶十屯列營堡以守之破水壘田築八場以節糴糶得稻田若干頃歲收穀為軍備邊民賴之

(三十年)史朝等之征瓜哇也以上年十二月合諸軍發泉州風急漂溺舟掀簸士卒皆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厓交趾占城界正月至東麓西麓山牛崎嶇入混沌大洋棧橋假里馬答勾關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朝與伊克塞實高與分軍水陸並進伊克塞實將水軍與將步軍會於八節洞時瓜哇與鄰國萬耶撓惹瓜哇主哈只萬達那加已為萬耶所殺其增土罕必關耶政萬耶不勝聞朝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萬耶國地圖迎降求救朝與諸將進擊伊克塞實遂賊於西南路不過與擊其東南路殺數百人餘衆奔山皆東南路賊復至與又敗之萬耶主遁歸其國與曾瓜哇雖降情中與萬耶合則孤軍懸絕事不可測朝遂分兵三道與及伊克塞實各將一道攻萬耶至若哈城萬耶兵十餘萬迎敵自旦至午萬耶兵敗入城自守萬耶主出降並取其妻子官屬以屬土罕必關耶乞歸其降表及所藏珍寶入朝朝與伊克塞實許之與力曾

其失計弗聽遣萬戶二人以兵護送士卒必關耶果於道殺二人以叛乘軍還交路獲奪輿力戰以出朝自斷
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丹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人以所得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進此

得銀路七州并萬里石城營廣
東外洋餘皆宜茶盤之西南矣

命劉國傑從諸王伊濟勒齊諸軍征交趾湖廣行省平章哈喇哈斯戒將吏無擾民會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
戶軍中蕭然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喇哈斯遣使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
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吏初不知其奏抱卷詣番弗答吏再請則曰姑緩之未幾使還報罷民皆感悅及廣西
元帥府請募南丹五千戶屯田事上行省哈喇哈斯曰此土蕃之民誠為便之內足以實空地外足以制交趾
之寇可不煩士卒而饋餉有餘即命度地立為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湖南宣慰使張國紀建言欲按唐
宋末征民間夏稅哈喇哈斯曰亡國弊政失寬大之意聖朝其可行耶奏止其議南丹土州
屬廣遠府

巴延既降明理特穆爾因留拒哈都廷臣有謂巴延與哈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功者詔以御史大夫伊
寶特穆爾代之居巴延於大同以俟後命伊寶特穆爾未至三司會哈都兵復至巴延遣人語伊寶特穆爾曰
公姑止待我襲此寇而來未晚也巴延與哈都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諸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
大天巴延曰哈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哈都誰任其咎諸將曰
誰任之即還軍擊敗之哈都果脫去乃召伊寶特穆爾至軍授以印而行皇孫舉國以錢曰公去將何以教我

巴越舉所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軍中固當嚴紀律而恩德不可偏廢冬夏營駐循辦為便愚孫悉從之
哈那西北邊諸王
也德和特以報

(三十一年)初黔中諸蠻酋既內附復叛又巴洞何世雄犯雅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犯雅州朝廷
嘗討之升泊崖為施洛州以萬頃知州事已而復叛攻之不能下帝卽位大赦并赦萬頃等亦不降乃命湖
廣行樞密副使劉國傑率兵討之國傑至辰州進攻明溪賊酋萬丑擁衆自上流而下千戶崔忠百戶馬孫
兒戰死是月進兵桑木溪萬丑復以千人拒戰擊卻之明日萬丑偕衆來攻國傑鼓之百戶李旺率死士陷賊
寨軍齊奮賊敗遂破其巢焚之進攻施洛部將田榮祖請曰施洛萬頃之腹心石農次三羊峯其左右臂也宜
先斷其臂而後腹心乃可攻國傑曰甚善麾諸軍攻石農次賊不能支棄寨遁遂拔施洛擒萬頃斬之復窮捕
其黨擊崖緣木而進凡千餘里巴洞在雅州泊崖洞即施洛州在沅陵西北百一十里石農次三羊峯
其附近山也楠木溪在辰州府西北二百里桑木溪在辰州縣沅水東

(咸寧元年)廣澤地接溪洞宋舊邊民立屯死其舊校使樂之在澤者曰隘丁在辰者曰寨兵宋亡皆廢
湖廣行省平章劉國傑既平田萬頃乃悉復其制又經畫茶陵衡鄉道桂陽凡廣廣江西邊所出入之地南北
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鄰安廣西互聯中地屬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
不能復寇盜賊寇思是月入朝賜玉帶錦衣弓矢蓋巨費國傑在軍中每以家貲賞將士帝命償之節曲有
功者各絕賞

（二年）額州民劉六十聚眾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遇緒守令又因以擾良民勢益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糧吏李應鎮元明普二人持文冊以去衆與測其所爲至額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異國距賊營不百里命導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置於法復誅姦民之爲僞說者于是民爭出自效不數日六十就擒衆悉散軍中獲賊所爲文書具有旁近郡縣富人姓名籍鎮明普請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報於朝博果喜召其使謂之曰董公上功德即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書曰朝廷若以軍功爲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書但請職賊吏數人而已不謂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大德二年）西北諸王將帥共議防邊咸曰敵往歲不冬出即可休兵於境奇爾濟蘇曰不然今秋候騎來者甚少所謂驚鳥將擊必匿其形備不可緩也衆不以為然奇爾濟蘇獲賊兵以待之是冬敵兵果大至三戰三克奇爾濟蘇乘勝逐北深入險地後兵不繼馬蹶遂爲所執不屈死

西北諸王
哈喇忽魯也

（五年）皇子哈尙之撫軍北鄙也宿衛哈喇托克托從至是朝議北師少怠紀律不嚴命太師樞密宣徽使伊徹察喇副哈尙以督之未幾哈都及都爾幹入寇大軍分爲五隊伊徹察喇將其一鋒旣交頗不利伊徹察喇怒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哈尙銳欲出戰哈喇托克托執轡力諫哈尙怒揮鞭扶其手不退乃止已而進擊托克托手斷一士之首連背射以獻哈尙壯之哈都兵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壁古山因高以自保奇徹親

軍都指揮使綽和爾魯引兵敗之復與都爾幹相持於和勒圖之地綽和爾以精銳繼其陳伊徹察喇攻敵之背五軍合擊所殺不可勝計哈都旋死都爾幹之兵幾盡哈尙親視其戰乃歎曰綽和爾何其壯耶力戰未有如此者論功以綽和爾爲第一帝出御衣遣使臨賜之

羅鬼女子蛇節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從之皆叛陷貴州丁未命湖廣行省平章劉國傑及楊賽音布哈等率雲南四川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賊兵勁銳且多僞烏官軍戰失利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陳合即棄盾僞遁賊果逐之馬番不能止遁盾皆倒國傑鼓之大敗既而復合衆請戰國傑弗應數日度其氣衰一鼓破走之追戰數十里

羅鬼貴陽府及安順府苗也烏撒今屬南州烏蒙今昭通府東川今東川府芒

節今鎮
維州

（六年）初雲南行省劉深請征八百媳婦國無功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率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巴圖魯管以圖收復湖南北大發糧運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正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國從征敗卒曹西南諸夷皆羣山峽嶺間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蓋天下如入井賦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或謂蠻遠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暇自困矣且自征伐邊國占城交

爾爾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風之請早正深
雖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離順不須違勢王師與小國爭一旦之勝負也為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
內安外國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雖盡
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離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
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舊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貪恩任威深圖
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去

元江普濟邊外曰車里其西南
曰八百大甸即八百總攝也

〔仁宗嘉祐二年〕贛州賊蔡五九圍南都楚四關賊趙同知分掠郡邑官軍擊蔡五九南都圍解五九益修攻
具招集失業之民勢益張遂陷汀州甯化縣僭稱王號遣江浙行省平章軍律等率兵討之臺臣言蔡五九之
變皆由肅密塞鼎經理田糧與郡縣橫加酷暴逼抑至此新置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盡毀噴噴流
毒居民請罷經理及買括田租時事臣不敢斥言特們德爾建議之非但言有司奉行不善帝悟其弊命罷其
役詔下民大悅由是五九之勢漸衰

新置縣信
豐之說

雅克特穆爾開泰定帝崩興西安王入守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以防洩漏於是籍府庫錄符印召百官入內
臨命時周王和寶拉方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應生他變乃遣前河南行省參政明塔棟阿馳驛迎懷王圖卜特
穆爾於江陵塞以憲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巴延令簡兵以備扈從明塔棟阿等至扑挾以其謀害告巴延巴

延曰此吾君之子也卽集僚屬告以故於是會計倉庫府庫穀粟金帛之數乘與供御牢餼屬蓋徒旅委積土
馬餼糧供億之須以及賞賚犒勞之用靡不備至徵發民丁增置驛馬補城樓浚壕池修戰守之具靡微遺斥
壤日披堅執銳與倭佐屬探籌其便宜明將棟阿等至江陵甲辰懷王發江陵遣使召鎮南王特穆爾布哈威
順王寬徹布哈湖廣行省特穆爾布哈來會復令奈曼台爲北使稱周王從諸王兵整駕南來中外乃安懷王
至忤梁巴延屬繼繼擢甲寅與百官父老導入咸俯伏稱萬歲卽叩首勸進王解金鎗寶刀及海東白鶴文豹
屬巴延明日扈從北行阿爾哈雅鎮忤高價繼乘以時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括馬民間以備不虞王
在和林懷王在江

即魯武宗子也

〔泰定帝致和元年〕上都諸王及用事臣以兵分道犯京畿梁王旺沁右丞相達實特穆爾太尉布哈平章政
事瑞魯御史大夫寶珠等兵次榆林雅克特穆爾督師屠積關遣薩敦襲上都兵於榆林擊敗之迨至懷來而
遇上都諸王額森特穆爾遠東平章國門岱爾以兵入遷民鎮遠薩敦往拒至薊州東流沙河聚戰敗之雅克
特穆爾率諸王大臣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懷王固辭曰大兄在朔漠予敢棄天序乎雅克特穆爾曰人心向
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誓吾意以示天下而後可懷王卽皇帝位於大
明殿國門岱爾兵至薊州卽日命雅克特穆爾將兵擊之己亥次三河而旺沁等軍已被屠虜關塞進屯三家
門子雅克特穆爾尋食懷道而進丁丑抵榆河關帝出齊化門親師將親督戰雅克特穆爾單騎請見曰陛下

出民必驚凡竊寇之事一以責臣願陛下亟遣宮以安黎庶帝乃還雅克特穆爾與旺沁前軍過於榆河北營擊敗之追至紅橋北旺沁將樞密副使阿喇特克爾指揮呼圖特穆爾引兵會戰阿喇特穆爾執戈入刺雅克特穆爾側身以刀格其戈就斫之中其左臂部將和尙馳擊呼圖特穆爾亦中其左臂二人驍將也敵爲奪氣遂却因據紅橋兩軍阻水而陳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師於白浮南命知院伊蘇岱爾巴都爾伊訥斯等分爲三隊張兩翼以角之敵軍敗走辛巳雅克特穆爾與上都軍大戰於白浮之野雅克特穆爾手斃七人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阿蘇特穆爾等將精銳百騎鼓譟射其營敵衆驚擾自相擊至旦始悟人馬死傷無數壬午天大霧旺沁等竄身山谷癸未集散卒復來戰雅克特穆爾率師駐白浮西堅壁不動是夜又命薩敦前軍繞其後部曲巴都爾歷其前夾營吹銅角以震盪之敵亂自相擊已乃西遁遲明追及於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使賜雅克特穆爾上尊諭旨曰丞相每臨陳躬冒矢石脫有不虞奈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憑高督戰可也雅克特穆爾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軍再戰再北旺沁單騎亡命薩敦追之不及還至昌平南俄報古北口不守上都軍掠石槽乃遣薩敦爲先驅雅克特穆爾以大軍繼其後至石槽敵軍方炊拊其不備直搗之大軍並進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博囉特穆爾等獻闕下戮之各衛將士降者不可勝計餘兵奔竄夜遣薩敦襲之逐出古北口關門岱爾及諸王伊蘇特穆爾軍陷通州將戮京師雅克特穆爾急引軍還會京城里長召募丁壯及百工合萬人與兵士爲伍乘城守禦命居

庸關及冀甯保德靈石代州嵐石汾隰吉州諸關皆穿壘疊石爲固調丁壯守之冬十月己丑朔日將魯雅克特穆爾抵通州乘關門岱爾等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庚寅夾河而軍敵列植秫糴衣以氈衣然火爲疑兵夜遁辛卯渡河追之忽喇台等兵自紫荆關進逼涿州至良鄉游騎犯南城甲午托克托穆爾章吉與額森特合兵擊之轉戰至盧溝橋呼喇台被創據橋而宿乙未雅克特穆爾率諸將循北山而西令脫銜繫囊盛莖豆以飼馬士行且食晨夜兼程至於盧溝河呼喇台聞之望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自肅清門帝大悅丙申賜宴興聖殿悉歡而罷諸將追阿喇特穆爾等至紫荆關獲之送京師皆棄市己亥關門岱爾軍復入古北口雅克特穆爾以師赴之戰於檀州南野敗之東路蒙古萬戶哈喇那懷率麾下萬人降餘兵皆附關門岱爾走遁遼東

榆林在懷來縣東南三十里邊民鎮在撫甯縣東今山海關也流沙河在豐潤縣南三家未聞豈今之龍虎臺耶在居庸關南口之東榆河關在昌平州齊化門順天府東南南門也紅橋在榆河北昌平西南十二里榆河即古潞餘水導源昌平東至宛平入潞者也白浮山在昌平東南十里古北口在密雲東北百二十里石槽在順義西北三十里牛頭山宜在密雲北冀甯太原府也歸河在通州雲利關在易州西肅清門順天府西面南門也檀州今密雲縣時泰定帝子喇實皆巴立於上都年九歲

時陝西兵東逼河南行省平章阿爾哈雅集省憲官問禦西兵之策無有言者阿爾哈雅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於畿甸軍旅應接何日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今冀莫如足兵急莫如足食吾徵軍以備武關荆子口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備自掘至者括汴汝荆襄兩淮之馬以給之府庫不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之家安豐等郡之粟溯黃河運至於陝繼諸汴汝近郡者則運至蔡陽以達於

虎牢吾與諸軍各奮忠誠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唯命即日饒餉相望阿爾哈雅親閱實之自虎牢之南至於襄漢無不畢給時朝廷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襄漢荆湖河南郡縣皆缺官阿爾哈雅便宜擇才以使之朝廷皆從其請已而西兵北行者渡河中以趙懷孟磁南行者特默格過武關殘鄧州盧超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所過殺官吏焚廬舍且西結襄陽特以蜀兵至阿爾哈雅聞知之益督餉西行遣行院官塔海領兵攻特默克又設備江黃置鐵繩於峽口作舟楫以待戰十九日與西兵遇於鞏縣之石渡轉戰及暮兩軍殺傷俱重溺谷死者相等而虎牢遂爲敵有兵備巨萬一旦悉亡諸軍斂兵而退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阿爾哈雅前後遣使告於朝輒爲額特森所留不得朝廷音問阿爾哈雅親出拊循其民修城關以備衝突戒卒伍以嚴守衛雖當危急怡然如平時衆賴以安額特森兵至武安額特森爾以軍降河東州縣聞之盡殺其所署官吏西兵過汴城將百里而近阿爾哈雅召行院憲司諸將吏告之曰吾荷國厚恩惟有一死以報上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我誠使知聖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散耳吾今遣使告於朝請降詔赦其舊從違誤而整軍西向以臨之別遣精騎數千上龍門繞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投退無所歸必成擒於鞏洛之間矣衆皆曰善即日興行院出師會使者自大都還言齊王已克上都奉寶璽來歸刻日至京阿爾哈雅乃置酒相賀發書告屬郡及江南三省又募士得關珠者寶母諭之朝廷亦遣都護伊嚕特穆爾以詔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西軍多欲散走且聞行省院以兵至朝廷又使參政馮布哈親諭之靖安王乃遣使四輩與關珠來請命遂巡而去阿爾

哈雅乃解嚴斂餘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之被俘掠者歸其家凡數千人陝西官吏被獲者亦皆還朝廷還阿爾哈雅為陝西行臺御史大夫以綏定之

利子口在內縣西赤白土在竹園縣西六十里黑石渡在鞏縣西此石上脫黑字

順帝至正七年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上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成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劫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復賁手假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宜亟選智勇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稅之地悉非國家有矣不報

集慶今江南府花山今寶華山在府東北九十里江濱

八年台州黃巖民方國珍入海為亂國珍世以販鹽浮海為業時有蔡亂頭者行剽海上有司發兵捕之國珍恐家告其遇寇國珍殺恐家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亡入海聚眾數千人劫掠漕運執海道千戶德流干寶事聞詔江浙參政多爾濟巴勒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多爾濟巴勒遂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樞密參詳歸陽曰北方步騎不習水戰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今國珍遣人請降決不可許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降非真降也必討之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珍勢益猖獗

九年沅靖柳桂等路稱叛發朝廷以漢偏險阻下詔招諭之湖廣行省平章達實特穆爾謂寇情不可料請量三分省一治靜江一治沅靖一治柳桂以左右丞參政兵鎮其地罷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州軍民安撫

司設萬戶府益以戍兵從之

〔至正十一年〕潁州妖人劉福通爲亂以紅巾爲號陷潁州初樂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嗣從廣平永年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爾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蠢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雅爾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福通等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爲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時謂之紅軍亦曰香軍壬申命同樞密院事國克齊領阿蘇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之授以分樞密院印國克齊者回回部人也素號精悍善騎射至是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二將皆耽酒色軍士但以剽掠爲事剿捕之方漫不加省國克齊望見紅軍陳大揚鞭曰阿布阿布阿布者譯言走也於是所部皆走淮人傳以爲笑其後國克齊死於上蔡徐左丞爲朝廷所誅阿蘇軍不習水土病死者過半劉福通據朱學攻破羅山真陽確山遂犯舞陽葉縣前監察御史葉城張桓避亂之確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爲帥弗聽囚六日擁至葉縣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捧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誓此禍厲且屢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殺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事聞贈禮部尚書諡忠愍

朱學鎮在潁州南淮水上南至固始縣六十里

丞相托克托議軍事每迴避漢人南人方入奏事目願同列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納入言曰方

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誣誤於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

方國珍兄弟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博囉特穆爾兵至大岡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博囉特穆爾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朝廷復命大司農達實特穆爾江浙參政樊執敏浙東廉訪使董守憲同招諭國珍至訪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小樓紹興總管台哈布哈欲命壯士襲殺之達實特穆爾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耶乃止仍檄台哈布哈親至海濱散其徒衆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大岡洋在溫州

府界海中

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以歲饑其家惟有芝麻一倉盡以濟人故得此名時河工大興人心不安芝麻李與其社長趙君用謀曰願上兵起官軍無如之何此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曰我所知惟城南老彭其人勇悍有膽略不得其人不可舉大事我當爲汝致之卽訪其家見老彭諷以起事老彭曰其

中有芝麻李乎曰有老彭卽欣然從之與俱見芝麻李共得八人歃血而盟是夕僞爲桃河夫倉臺投徐州城

廂四人在內四人在外夜四更城內火起城外亦舉火應之奪守門軍仗斬關而入內外呼譟民久不見兵革

一時驚懼皆束手聽命天明堅大旗募人爲軍從之者十餘萬人四出略地徐州屬縣皆下

蕭州縣田人徐壽輝募兵爲亂亦以紅巾爲號時歸德縣貼岸木壘無他能以暇布爲業往來新黃間因燒香

聚衆初袁州慈化寺僧彭瑩玉以妖術惑人其徒周子旺因聚衆欲作亂事覺江西行省發兵捕誅子旺等瑩玉走至淮西匿民家捕不獲既而黃州麻城人鄒普勝復以其術鼓妖言遂起兵爲亂以壽輝觀吳於衆乃推以爲主沔陽陳友諒往從之友諒諭家子略通文義皆爲縣小吏非其好也有術者相其祖墓當大貴友諒心竊喜至是欲從亂其父誓才曰奈何爲滅族事友諒曰術者之言驗矣遂從壽輝

斬黃賊道船北岸銳意南攻九江江州路總管李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不報黼歎曰吾不知死所矣乃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其氣數日之間紀綱粗立

守江南者必扼江北
守江北者必扼江南

廬州盜起淮西廉訪使陳思謙言於宣讓王特穆爾布哈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貴鎮撫淮甸豈得坐視思謙願與王戮力殄滅之且王府屬集賽人等數亦不少必有能摧鋒陷陣陳者王曰此吾責也但鞍馬器械未備奈何思謙括官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並進遂擒渠賊廬州平既而頽寇將渡淮思謙又言於王曰頽寇東侵亟調芻陂屯卒用之王曰非奉詔不敢調思謙言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思謙坐之王感其言從之其姪立本爲屯田萬戶召語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汝之職乃我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圖報效庶無負朝廷也華召入爲集賢侍講學士修定國律

濟甯路總管董博霄詔從江浙平章瑄進征安豐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華固始賊復猖獗軍

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皆及芍陂屯田軍博習皆變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學官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肥水既渡賊始覺賊數萬據磯南官軍渡者輒為其所敗博習乃麾騎士別渡淩灘擊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博習忽躍馬渡磯揚言於衆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復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復安豐

定林站未詳查典
縣東北定林寺

近縣大山合肥西之大
蜀山朱家寺疑近朱學

(十二年)竹山縣賊陷襄陽路同知顏森布哈等從潛達嚕噶齊博囉特穆爾領義兵二百人且戰且引至監利縣遇沔陽府達嚕噶齊輝珠等軍時濱江有船千餘乃糾合諸義兵丁壯水工五千餘人昇以軍號給刀稍具哨馬五十水陸繼進比至石首縣聞中興路亦陷乃議趨岳州就元帥特克嘉而道阻不得前仍趨襄陽賊方駐楊湖潛乘其不虞擊之獲其船二十七艘生擒賊黨劉雅爾凱得其情進次潛江縣又斬賊數百級獲三十餘船梟賊將劉萬戶許堂主等甫止兵未食而賊大至與戰抵暮輝珠等軍各當一面不能救博囉特穆爾被重創磨從子瑪哈實勒使去曰吾以死報國汝無留此瑪哈實勒泣曰死生從叔父既而博囉特穆爾被執賊前同為逆博囉特穆爾怒罵之遂逼害瑪哈實勒率家奴求其尸復與賊戰俱沒於陳舉家死者凡二十六人是日荊門州亦陷

中興路今江陵府元文宗潛邸也楊湖
港屬石首縣西三十里之楊林穴口也

徐壽輝將鄒容勝陷武昌先是賊氛日熾湖廣行省平章桑節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鄒萬戶老將也宜起而用

之桑節乃命募土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桑節與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却之於事爲不宜受而審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適召入爲大司農桑節去同僚受賂且嫉其功乃誣鄭罪殺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威順王庫春布哈行省平章和尙皆棄城走城遂陷武昌之人駢首夜泣曰大夫不去吾豈爲俘囚乎

武昌既陷江西大震賊艘蔽江而下行省右丞博囉特穆爾方駐兵江州聞之亦遁去總管李繼離孤立辭氣愈奮屬時黃梅縣主簿伊蘇特穆爾願出擊賊繼離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已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於險塞處遇賊露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而統之出戰繼離身先士卒大呼陷陳伊蘇特穆爾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屍蔽路殺獲二萬餘繼離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乃以長木數千貫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橋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過橋不得動進退無措繼離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行省上繼功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

定遠人郭子興集少年數千人自稱節制元帥子興兄弟三人皆善殖貨產由是豪里中子興知天下有變乃散家財椎牛釀酒與壯士結納至是與孫德崖及俞某魯某潘某等以衆攻城

方國珍復劫其黨下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台哈布哈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約

信使之來歸國珍拘大用不遣以小荆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台哈布哈爾衆曰吾以再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徠又復爲雙君輩助我喫之其克則汝衆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耳衆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台哈布哈爾率部衆張受降旗乘潮而船觸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台哈布哈爾覺其心異手斬之卽前擗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一人賊舉槳來刺輒斫之賊羣至欲抱持過國珍船台哈布哈爾目叱之賊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攔截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
澄江卽黃巖縣北二十里之永甯江馬鞍山在黃巖縣東五里

鍾離人朱元璋從郭子興於濠州

鍾離今鳳陽府

陝西行臺御史大夫多爾濟巴勒行至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卽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而賊已至鴻門吏白涓日晡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尙顧陰陽拘忌哉卽就署省臺素以舉措爲嫌不相聚論事多爾濟巴勒曰多事如此毋得以常例論乃與行省平章托多約五日一會集幕有旨命與托多同討賊卽督諸軍復商州乃修築奉元城壘募民爲兵出庫所藏銀爲大錢射而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爲精兵金甌義兵以獸皮爲矢房狀如翎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列其功以聞賜敕書獎之由是其軍遂盛金州由興元鳳翔達奉元道理迺開義谷創置七驛路近以便時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駐兵沙河軍中夜驚額森特穆爾盡棄軍資器械收散卒北奔汴梁時文濟王在城頭遙謂之曰汝爲大將見賊不殺而自潰吾將劾汝此城必不容汝也遂離城南

四十里朱仙鎮屯焉朝廷以其不習兵詔別將代之額森特爾經略營夜入城明日仍爲御史大夫西臺監
察院御史曠古魯哈雅范文等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之罪多爾濟巴勒當署宇顧謂左右曰吾其爲平章湖
廣矣奏上丞相托克托怒果左遷多爾濟巴勒而御史十二人皆竊爲各路添設佐貳官多爾濟巴勒赴湖廣
關中人遮路涕泣曰生我者公也何遽去我而不留乎多爾濟巴勒慰遣之不聽乃從間道得出奉元今西安
府義谷未屬
盤白河東北
錫山山谷耶

四川行省平章輝珠復中興路參政達實巴都魯請自攻襄陽許之進次荆門時賊十萬官軍止三千餘遂用
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護丁二萬徧排部伍申其約束行至蠻河賊守要害兵不得渡即
令屈萬戶率奇兵間道出其後首尾夾攻賊大敗追至襄陽城南大戰生擒其僞將三十人要斬之賊自是閉
門不敢出達實巴都魯乃相視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十據
虎頭山以瞰城中晝從征人李復爲南漳縣尹黎可舉爲宜城縣尹拊循其民城中之民受圍日久夜半二人
縋城叩營門具告虛實願爲內應達實巴都魯與之定約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授之密號而去至期民垂繩
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十人時賊船百餘艘在城北陰募潛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戰不勝走就船船壞
皆溺水死僞將王權領千騎而走遇伏兵被擒襄陽遂平蠻河在宜城西南楚山即望楚山在襄
陽府西南八里虎頭山在府南三里

徐壽輝將項普略引兵自徽饒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倉猝無備參政樊執敏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射

死賊四人賊逐之復射死三人已而賊來益衆填咽街巷且縱火衆皆潰去賊呼執敬降執敬怒叱之曰逆賊守關更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邪乃奮力斫賊因中創死僕田也先馳救之亦中槍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嘉瑄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山拔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嘉瑄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州子女玉帛必縱掠不暇爲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賊乘銳趣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嘉瑄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雖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諸君苟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諸將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爲參知政事復提兵討之搏霄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新溪爲入杭要路分兵守之而以大軍進至叫口及虎樓過賊皆大破之追擊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既又復昌化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猷二千人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遣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隙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關嶺三關搏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爲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獨嶺然後會兵獨松築城勝復安吉賊帥梅元等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卽遣偏將余思忠至賊營諭之賊皆

入暗室潛懸思持火投入室內拔劍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特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時斯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引兵擊之已而妖黨開諸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

昱嶺在昌化縣七十里鹽槽城北十里北關門內接待寺在城東北五里新溪在臨安西十二里郎南溪也山口在臨安西四十里又西則處橫千畝關在於潛北五十五里無錫在餘杭西北九十里百丈山在昌化西三十里鹽嶺在寧國東南三十里

詔托克托以達爾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爵貴誅殺悉聽便宜行事托克托至徐州有淮東元帥逸吾之者曾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塲下鹽丁可使攻城乃以鹽部郎中逸吾爲淮南宣慰使領征討事募鹽海鹽丁五千人從征徐州又有淮東豪民王宣者冒鹽丁本野夫不如募市中趨勇便捷者可用托克托復從之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黃帽號曰黃軍托克托知城有必克之勢下令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其馬首托克托不爲動麾軍奮擊之大破其衆入其郭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城堅不可猝拔托克托用宣政院參議伊蘇計以巨石爲礮晝夜攻之不患賊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獲其黃傘旗鼓燒其積聚迫擒其千戶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中書平章政事布哈等卽軍中命托克托爲太師依前右丞相趣還朝而以樞密院同知嗣濟等進師平顯亳師旋賜上尊珠衣白金寶鞍皇太子錫燕於私第是役也托克托以得芝麻李奏功及班師後伊徹察喇代之月餘始獲芝麻李械送京師托克托密令人就雄州殺之

徐州既平彭大趙君用率芝麻李餘黨奔濠州托克托命賈魯追擊之孫德崖等與郭子興不協互相猜助會彭趙奔濠州德崖納之二人本以窮感來奔德崖與子興反屈已下之事皆東命遂爲所制彭大頗有智數屢權專決君用唯唯而已子興聽彭大而易君用君用銜之德崖等遂與君用謀伺子興出執之通衢械於孫氏將殺之朱元璋時在淮北聞難亟歸念子興素厚彭而薄趙禍必趙發非彭不可降乃與子興子往訴於彭大彭大怒曰我在此誰敢爾卽命左右呼兵以出元璋亦被甲持短兵與俱至孫氏家圍其宅發屋破械使人貢子興以歸子興遂得免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桑節受命出師湖廣行至江東更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繼等據池陽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賊號百萬衆皆走桑節曰長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人爲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桑節募兵人五十千衆爭赴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賊復來攻命王惟恭列陳待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衆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桑節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猝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攻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爲我用又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捷聞遠熾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桑節自據鄱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漸亦多故卒無援之者日久糧益乏士卒咸

因或曰東南充實蓋因糧以圖再舉乎蘇節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此幾莫敢復言頃有賊乘大船四集來
攻取獲糧船爲大機臺上下流火之官軍力戰衆死且盡蘇節之從子拜布哈與親兵數十人死之蘇節
坐不動賊發矢射蘇節乃昏仆賊緊閉蘇節名不忍害拜屍棺置中至目乃蘇賊羅拜爭饋以食蘇節斥之遂
不復食凡七日乃由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送絕蘇節爲人公服明決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
義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衆得人死力云

清水灣在石
塘縣江中

以察罕特穆爾爲汝南府總管察罕特穆爾者系出北庭居常慷慨有大志及汝颍盜發乃習戰起兵沈
邱子弟願從者數百人與偕陽州羅山人李思齊同設奇計襲破羅山縣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
自成一軍屯沈邱數與賊戰克捷

沈邱縣屬
陳州府

改淮東宣慰司爲都元帥府移治淮西趙余闕爲宣慰副使俞府事分兵守安慶時南北音問隔絕民食俱乏
闕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御之乃築有司與諸將賊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若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屬縣
山八社土壤沃饒悉以爲屯

滁州賊張士誠陷滁州據之土賊秦州曰駒場亭民也以操舟販鹽爲業少有膂力無賴諸富家陵侮之或弗
耐其虐弓兵邱義屢辱之士誠怒欲報之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邱義及所仇富
家焚其廬舍燒劫居民誘衆自懷獲罪乃入旁近場招集少年起兵行至丁溪大姓劉子仁集衆拒之士誠中

矢死士誠益壯戰子仁衆憤入海士誠遂棄勢攻秦州有衆萬餘克興化結寨於德勝湖朝廷遣使以書戶
告書招之士誠不受命惟東寧恩司採納蘇喇喇以兵捍德勝湖賊船七十餘艘乘風而來即前擊之焚其二
十餘船賊潰去既而士誠集高郵屯兵東門納蘇喇喇應兵挫其鋒賊鼓譟前乃發火礮火鏃射之死書散流
而下賊餘船於背盡力來攻而阿蘇衛軍及真餘萬戶府等官見賊勢熾皆遁走納蘇喇喇知必死謂其三子
曰汝輩可出走三子不肯去遂皆死之士誠陷高郵據以爲都僑國號大周自稱誠王建元曰天祐自興化東北
首二十里下德勝湖在興化東
百二里德勝湖在興化東十里

濠州解軍士多死傷朱元璋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六月丙申朔還至懷郭子興喜以元璋爲鎮撫時
彭大德善用賊下無道所部多橫暴元璋恐禍及己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攜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
建中遂過疾復還關定遠張家堡有民民號賊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元璋曰此機不可失也乃強起
白子興通騎士廣衆解使行至寶公河其僕遣二將出大呼曰來何爲衆聽請益人元璋曰多人無益滋之疑
耳乃直前下馬渡水而往其帥出見元璋曰郭元帥興足下有海關足下軍乏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
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帥許諾詎留物示信元璋將僞與之寨中以牛脯爲獻令諸軍促裝且申密
約元璋還留衆俟之越三日衆還報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元璋帥率兵三百人抵營誘戰其帥於是營兵
焚營而逃降得壯士三千人

張家堡定遠縣南四十里張
橋縣相近地寶公河在其北

朱元璋率兵略滁陽道遇李善長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掌書記語之曰方今羣雄並爭非有智者不可與謀
議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羽翼既去主者安得獨存汝宜
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毋效彼所爲也善長定遠人也是月進攻滁陽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官軍數千
人雲提劍躍馬橫衝其陳而遇敵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遂克滁陽因駐師焉彭大趙君用挾郭
子興往泗州遣人邀共守盱眙元璋以二人寵暴凌謀不可與共事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并戰士多死而
彭大亦亡君用專兵柄復戾益甚將國子興元璋憂之遣人說君用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
相納死矣得濠而據其土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君用聞之心頗
恐待子興稍以禮子興乃得間將萬人至滁州謁元璋所部兵三萬餘號令嚴明軍容整肅乃大悅

滁陽縣也

〔十四年〕六合遣使求救於滁州郭子興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朱元璋曰六合破滁不獨存脅齒也可以小
憾而棄大事乎子興悟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官軍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且以禱神不吉爲辭元璋曰事之
可否當斷於心何禱也遂帥師趨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官軍攻之急每日暮壘垂陷官軍去之諸朝復完
壘與戰奪以計給之乃斂兵入會備糧糧遺婦女倚門執手大罵官軍錯愕不敢逼遂列隊而出徐引還滁州
既而官軍復大集元璋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湖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官軍敗走元璋恐益兵來攻謀款其師乃
具牛酒斂所獲馬遺父老送還告其帥曰城主老病不能行謹遣犒軍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者備他盜耳將

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郵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奈何分兵攻良民乎其帥信之謂其衆曰非良民豈肯還馬即日解去由是滁城得完子興無意遠略但欲據滁自王元璋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賈不集無形勝可據不可居也子興嘿然元璋遂不復言

瓦梁壘在六合西五十五里

樞密院都事徐人石嘗以將略稱從院官守淮安詣丞相託克託面陳取高郵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卒莫能前幸與普步兵三萬保爲取之託克託遂命樞山東議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汝中栢陰阻之派其軍半初命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次范水砦夜漏三刻下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卽登城樹幟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砦將抵高郵城分兵三隊一趣城東備水戰一爲奇兵虞後一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燒關賊懼謀棄城走而撓軍望之按甲不進且呂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捍蒙古軍恒怯卽馳回遂爲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曰大丈夫當死國有不進前者斬吾戟入賊陣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西援絕被槍墜馬復步戰數合賊益至左爲賊槍所中猶手握其槍以斫賊賊衆攢槍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而死

范水今曰汜水鎮在寶應縣西南十五里

(十五年)滁帥乏將諸將謀所向朱元璋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也郭子興曰如何元璋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衣二其文曰廬州路義兵今擬置三千選勇

敢士椎髻左衽衣青衣伴爲北軍以四驘駝載貨物驅而行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必納之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子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率絳衣兵繼其後天祐至陡陽關和陽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就食誤約再成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據率衆直抵城下平章額森特穆爾急閉門以飛橋總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官軍追至千秋關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官軍遇急擊之追至小西門城上急抽橋湯和以刀斷其索天祐等奪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額森特穆爾夜遁再成敗歸謂天祐陷沒俄又報官軍入滁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召元璋與謀元璋乃呼使者入叱令膝行見子興衆皆欲殺之元璋曰殺之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我不敢進子興從之急屬元璋率兵往仍規取和陽至則天祐已據城矣乃入撫定其民子興於是命元璋總和陽兵時諸將多子興部曲未肯屈服獨湯和奉命唯謹李善長委曲調護之諸將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元璋惻然召諸將謂曰諸君自滁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各相攜而去民大悅

和陽今和州陡陽關在州西北四十里千秋關在州西北二十

五里

朱元璋與諸將謀渡江無舟楫有趙普勝俞通海者擁衆萬餘船千艘據巢湖結水砦與廬州左君弼有隙懼爲所襲是月遣俞通海聞道來附乞發兵爲導元璋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親

往與普勝等會就觀水道以舟出和陽而相城隔馬場河等隘口皆爲中丞曼濟哈雅水砦所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淺涸不可通大艦已而大雨兼旬川谷流溢素非行舟處皆水深丈餘元璋喜曰天助我也遂乘漲發巢湖舟魚貫而進至黃墩趙普勝以所部叛去餘舟悉至和陽乃降舟之未至遣人誘曼濟哈雅軍來互市遂執之得十九人皆普勝舟者令其教諸軍習水戰命廖永安張得勝俞通海等將之攻曼濟哈雅峪溪口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操舟如飛左右奮擊大敗其衆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元璋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然後金陵可圖也朱元璋帥諸將渡江與廖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元璋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備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頃刻及岸守者陳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猝登常遇春飛舸至元璋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沿江諸壘望風迎附諸將以和陽匱乏各欲取資而歸元璋謂徐達曰如此則再舉必難江東非我有大事去矣因令悉斬纜推置急流中舟皆順流東下諸將大驚問故元璋曰成大事不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將奚爲諸將乃聽命自官渡向太平直趨城下總兵急攻遂拔之平章鄂勒哲布哈與衆事張旭等棄城走執其萬戶納克楚太平路總管靳義出東門赴水死元璋曰義士也具棺殯之善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謁安見元璋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師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賊士榜比入城卽張之士卒欲剽掠者見榜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卽斬以徇城中翕然富民

陳迪應金帛卽以分給諸將士召安習與諸時事安因獻言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播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定也元璋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勢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元璋大悅禮安甚厚由是一切機密輒與議焉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習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時三帥雖共府署事而運籌決策皆出自元璋將士樂戰軍民傾向權歸於一矣方山特民兵元帥陳瑄先以衆數萬攻太平鎮甚銳朱元璋命徐達鄧愈湯和引兵出姑孰來迎戰而設伏襲城橋以待之瑄先敗走過伏腹背受敵遂擒瑄先陳瑄先之被擒也朱元璋釋不殺瑄先問生我何爲元璋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瑄先曰然則欲我軍降乎此易爾乃爲書招其軍明日皆降

相城縣當作銅城關在和州西南六十里馬場河在無爲州東北六十里縣口在和州南九十里巢湖水出江處也牛諸驛在采

石南里許在太平東北二十里方山在江甯縣東南真城橋在太平府北二里

和州鎮撫徐達軍自太平進克溧水將攻集慶路初陳瑄先之爲書也陽爲招辭意實激之不意其衆遂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官軍合朱元璋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諸軍克溧陽瑄先乃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合爲書以報太平書集慶城三面阻水不利步戰晉王溥王濬賡賀若弼韓擒虎楊素皆以戰艦取勝今環城三面

元帥與苗軍建寨其中連絡三十餘里陸攻則慮其斷後莫若南據深陽東據鎮江扼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下也元璋知其計以晉復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方克成功今吾渡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拒之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形同勢異足下奈何舍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乃遣裨將習伯容攻蕪湖縣克之量取昌翼以伯容爲萬戶郭天叙張天祐督兵自官塘經同山進攻集慶之東門陳瑄先自板橋直抵集慶攻南門自寅至午城中堅守瑄先邀郭天叙飲殺之擒張天祐獻於福壽亦殺之二帥俱沒諸將遂率朱元璋爲都元帥陳瑄先追襲至萬仙鄉鄉民兵百戶盧德茂謀殺之道壯士五十衣青衣出迎瑄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攔腰刺殺之瑄先既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曼濟哈雅擁舟師結寨采石爲犄角規復太平

集慶今江南府板橋在其西南四十里官塘今太平府南之官圩同山在江甯縣西南九十里萬仙

鄉今曰萬塘在江甯南六十里

（十六年）常遇春攻官軍於采石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戰則出奇兵擣之縱火焚其連艦大破之曼濟哈雅僅以身免自是扼江之勢遂衰朱元璋率諸軍取集慶自太平水陸並進至江陵鎮攻破陳兆先營擒兆先盡降其衆得兵三萬六千人擄其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多疑懼不自安元璋覺其意是日令入宿衛環榻而寢悉屏諸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元璋解甲安寢適旦疑懼者始安先是集慶嘗有警則廣平軍勒呼穆將苗軍來援事平還鎮揚州而勒呼穆御軍無紀律苗蠻素驕悍日事殺擄莫能治俄

苗軍殺勒呼穆以叛集慶之援遂絕人心震恐倉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民乃願爲兵以自守行臺御史大夫
福壽因下令民多贊者皆助糧餉敵屬士卒爲完守計朝廷知其勞數賞賚之至是太平兵大集馮國用率五
百人先登陷陳敗官軍於蔣山直抵城下諸將拔櫓爭進遂圍之福壽督兵出戰多敗於是盡閉諸城門獨開
東門以通出入而兵力實不能支庚寅城破福壽獨督兵巷戰兵潰乃獨據胡牀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更欲
拒戰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爲國家重臣國存則生國破則死尙安往哉達噶齊達尼達斯見其獨坐若有所
爲者從間所決因留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達尼達斯亦死之又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贊方方
晉爾人以文學名事聞贈福壽江浙行省左丞相追封衛國公諡忠肅朱元璋之取集慶也克城之日曼濟哈
雅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茂才等各率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
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
之爵政有不便者吾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嘉福壽之忠爲棺衾以禮葬之改集慶路爲應天
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命趙忠爲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爰
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

江浦鎮在板橋南二十里鳳凰臺在江浦城內西南杏花村南

張士誠以舟師攻鎮江吳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吳國公使諭達曰張士誠起資販竊詐多端今來寇鎮江是
其交已變當速出兵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達乃率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請益師於是復遣兵三萬往

助之連軍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城東南士誠遣數萬衆來援達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之仍命總管王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遠親督師與戰於龍潭鋒旣交均用以鐵騎橫衝其陳陳亂士誠兵退走過伏遂大敗

龍潭在江南府東北五十里吳國公朱元璋自將也

鎮南王退駐淮安趙君用自泗州來寇乙丑城陷淮東廉訪使褚布哈死之鎮南王被執踰月不屈與其妻皆赴水死初布哈爲副使與判官劉甲捍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犄角布哈尋上章劾總兵者還撓之罪朝廷錄其功陞廉訪使甲有智勇與賊戰輒勝賊懼之號曰劉鐵頭布哈頗賴之總兵者怒其効已乃易甲別將擊賊欲以困布哈甲去韓信城陷賊因掘塹圍淮安獨餉路絕元帥吳德珩運米萬斛入河爲賊所掠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死者仆道上卽取沼之草木魚鳥鱗皮弓筋皆盡撤屋爲薪人多辭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布哈猶據西門力關中傷見執爲賊所縛次子伴格冒刃護之亦見殺布哈隰州石樓人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贈翰林學士承旨追封衛國公諡忠肅先是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薩博羅建議於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害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爲急務今日之計莫若於黃河上下禦淮海之地及南自沐陽北抵沂莒截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管就二十里中又設一小管使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皆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海甯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

而凡濱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糧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患厠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言江淮多流移之人并安東海甯沐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壯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歸者宜置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才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淮安卒陷於賊

清海州

先是朝廷遣托歡來督兵達實巴圖爾父子親與劉福通敵自己至西大戰數合達實巴圖爾墜馬博囉特穆爾扶令上馬先遁自持弓矢連發以蹙迫者夜三更步回營中已而率大軍進逼陳留攻取夾河劉福通寨是日次高柴店距太康三十里夜二鼓賊五百餘騎來劫以有備亟遁火而追之比曉督陳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城入其郭斬首數萬擒僞將軍張敬孫韓等九人殺僞丞相王羅二人太康悉平遣博囉特穆爾告捷京師帝賜勞內殿王其先臣二世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兼知樞密院事守禦汴梁弟誠里穆雲南行省左丞相博囉特穆爾四川行省左丞相將校僚屬賞賚有差

(十七年)前海南海北宣慰使王英益都人也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屢父職爲莒州興千戶父子皆善武雙刀人號之曰刀王初漳州盜起詔江西行省右丞雅克特穆爾討之時英已致仕平章巴薩里謂僚佐曰是

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投老可以義激乃使人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撥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其軍賊平英功居多及益都陷英時年九十有六謂其子宏曰我世受國恩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何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而卒

徐達常遇春率兵略甯國長槍元帥謝國璽棄城走守臣拜布哈楊仲英等閉城拒守城小而堅攻之久不下遇春中流矢裹創而戰吳國公乃親往督師命遣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攻之仲英等不能支開門請降百戶朱文貴殺妻妾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屬縣相繼下

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拒戰月餘賊竟敗走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護兵元帥胡巴延統水軍戊爲冬十月壬戌陳友諒自上游直搗小孤山巴延與戰四日夜不勝趨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俄然州祝寇攻西門余闕擊斬之其兵乃退

小孤山在彭澤縣北大江中安慶之西也其南岸則

馬當山橫枕江濱四風雄據最爲險阻山口鎮在安慶府西十五里今爲皖口鎮青軍者淮西人以青布裹頭也

闕中賊散走南山書出自興元陷秦隴據鞏昌有竊鳳翔之志察罕特穆爾卽分兵入守鳳翔而遣諜者誘賊圍其城賊果來圍之厚數十重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開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自相踐踏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黨皆遁還

關中悉定

初毛貴陷益都敗賊等路帝命韓琦從知樞密院事布爾珣討之而濟南又告急韓琦提兵援濟南賊來自南山來攻濟南蓋之兩山皆赤澤韓琦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圍騎兵少却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賊將復約奉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韓琦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潛開東門放兵出賊復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衆無遺者於是濟南始甯

益都縣今青州府
般陽縣今淄川縣

（十八年）趙普勝陳友諒等陷安慶淮南行省右丞余闕死之賊之來攻也初自東門登城闕獨死士擊却之已而併軍攻東西二門又擊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臨城闕分命諸將各以兵捍賊晝夜不得息賊益生兵來攻是日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州祝寇軍南門軍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妻耶卜氏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甯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願死以身代闕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卽注周易師諸生鵠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觀之入翰林闕以國步

危感辭不往遂死於安慶贈淮南江北行省平章追封國公諡忠宣

董博霄將赴長蘆謂人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博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詔拜博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博霄曰賊至當如何博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眾突至博霄前猝問爲誰博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事聞贈博霄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諡忠定昂霄四部尙書追封隴西郡侯諡忠毅博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大亂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長蘆故城今濱州治魏家莊在南皮縣西六里

吳國公命元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隄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殷繁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殷春作方興歲旱潦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行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濬務在蓄積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卽非委任之意

察罕特穆爾欲赴召涿州而曹漢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雁門上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而南察罕特穆爾留禦之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開喜絳州賊果出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窮蹙重走山皆遂分兵屯澤州襄陽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井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虜至守將數血戰

擊却之河東悉定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爲己責

魏子城在澤州南九十里吾兒峪在襄城縣東二十里并經關在平定州東

吳將徐達邵榮克宜興先是達等攻宜興久不下吳國公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粹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城必破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遂拔其城聞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誠於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戰敗遂爲所獲士誠欲降之不

吳取婺州路達囑齊僧珠浙東廉訪使楊惠死之先是吳國公出師至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問漢高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一天下其道何由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於一公英明神武驅除禍亂未嘗妄殺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吳國公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於民甚非得已然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恆思所以休息之爲書忘也又聞前學士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吳國公悅命參輔韓師進至德興聞張士誠兵據紹興諸暨乃取道蘭溪以至婺州遣使入城招諭不下遂圖之初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承制授舒穆魯宜遜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又以劉基蘇友龍胡深葉琛章溢參謀其軍事處爲郡山谷聯絡盜賊悉險竊發不易平治宜遜用基等謀或擗以兵或誘以計皆殲殄無遺賴隆陞同叅行樞密院事至是聞吳兵抵蘭溪且逼婺而宜遜弟厚達方守婺其母亦在城中宜遜泣曰義莫重於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

親尙可立天地哉卽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赴援而親率精銳爲之殿深等至松溪觀望不能進吳國公謂諸將曰整倚紆穆嚙宜逼故未肯卽下聞彼以驪子戰車載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險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遇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矣翌日愈院胡大海養子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深等遁去城中勢益孤臺憲將臣璽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同愈樞密院曹安慶與都事李相開門納敵楊惠僧珠曾戰死南臺御史特穆爾賚斯院判紆穆嚙厚遇等皆被執吳國公入城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民皆安堵改整州路爲甌府置中胥分省召儒士許元葉瓊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數陳治道以王宗顯知甌府宗顯和州人少攻儒業博涉經史於是命宗顯開郡學延宿儒葉儀宋據爲五經師載良儒學正吳忱徐厚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無不欣悅

楊儀在後
屬百南二

十

(十九年)吳國公以甌越既定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整州正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爾等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卽身及子孫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東心豫附大功可成矣

上郡之初門也甌甯路總管郭嘉聞之躬率義兵出禦既而遠隔隔嘉將衆逃遁去城十五里遇青義隊伍百

餘人給官軍嘉獎其詐俄果脫青衣變紅帛出馬射賊分兵兩隊夾攻之殺獲甚多見賊日熾孤城無
援乃竭家所有衣服財物犒戰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父有勳王室今之盡忠吾分內事也況身守此土
當死生以之餘不足恤矣頃之賊至圍城亙數十里有大呼者曰遼陽我得矣何不出降嘉挽弓射其呼者中
左頰墮馬死賊稍引退嘉遂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事聞贈河南江北行省左丞追封太原郡公諡忠
烈嘉之守廣甯也招集義兵數千教以坐作進退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故東方諸郡糧富兵精稱嘉為最

馬麻東北廣河
北岸廣甯今錦州府

張士誠復攻江陰戰艦蔽江而下吳守將吳良禦之戒諸將勿輕動頃之士誠兵陳於江濱良命弟禎率一軍
出北門與戰鋒銳交復還元帥王子明率壯士出南門合擊之士誠不能支遂敗溺死甚眾

察罕特穆爾圖復汴梁是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於河水
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義兵出西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特
穆爾圖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劉福通屢出戰戰輒敗遂襲城以守察罕特穆爾圖乃夜伏兵城南且
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福通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櫓外城以餌敵敵出爭之弱
卒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其眾福通自是不敢出

黃陵渡黃陵關河津也在舊封應東北
五十里杏花營在開封府西二十里

陳友諒弟友德營於信州城東繞城植木欄急攻之巴延布哈德濟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衰有

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詔參謀該里丹臨城問何來曰江西來該里丹曰如此乃賊耳吾大元臣子豈受爾僞詔汝不開張睢陽事乎僞使者不答而去時軍民唯食草苗茶紙既盡括轉底煮食之又盡羅掘鼠雀及殺老弱以食然猶出兵大破賊六月王奉國來攻城晝夜不怠者旬巴延布哈德濟登城磨兵拒之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支厲戶顧馬兒以城叛城遂陷席間出降大型勢該里丹皆死之巴延布哈德濟力戰不勝遂自刎部將蔡誠盡殺妻子與蔣廣奮力巷戰賊遇害廣爲奉國所執愛廣勇敢使之降廣曰我輩爲忠死不爲降生汝等草中一盜爾吾豈屈汝乎奉國怒磔廣於竿廣大罵而絕時義兵陳受戰敗爲賊所擒亦痛罵不屈賊焚之先是巴延布哈德濟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下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所念者太夫人耳卽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卽死何憾巴延布哈德濟因命子額森布哈率其母間道入福建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信州今廣信府

吳同僉樞密院常遇春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大門遣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之以登又於大西門大南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守臣廉訪使宋巴延布哈等悉力備禦以東麓瀝油燒呂公車架千斤稱鉤懶龍爪用長斧以砍木梯焚夾城以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襲城毀其所架礮督將士攻圍益急

察罕將穆爾謹知汴梁城中食且盡乃與諸將圖思孝李克彝虎林赤等議分門而攻戊寅夜將士鼓勇登城

新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率其主小明王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仍據安豐河南悉定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
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盤總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
詔京師十一門皆築壘城道吊橋

吳兵取處州路初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舒穆魯伊遜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以守處州吳國公既定
甯越卽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謀取處州至是敘院胡大海帥師入境伊遜追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
謀林彬祖屯萬渡鎮撫陳仲賢照磨陳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敵久之右司郎中劉基棄官而歸伊
遜無可與謀者將士怠弛皆無鬪志大海乃出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連拔桃花嶺萬渡二特進陳城下伊
遜戰敗竄城走將士皆潰散遂克處州胡大海部將羅美分兵略定諸縣得葉琛使諭胡深曰吾王天授也士
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
矣與其險阻偷生旦夕何如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乃出降龍泉慶元督平

西南三十里卽桃支嶺也樊嶺在宜平縣北四十里萬渡未詳按清雲有好陰本
名惡溪宮宇記以謂出麗水東北大嶺山西南至括州城下者也惡爲聲近而訛

甯越今金華府黃龍山在縉
雲西十二里桃花嶺在縉雲

二十一年吳徵青田劉基龍泉益麗水葉琛金華宋濂至建康初吳國公至婺州召見濂及克處州胡大海
葉琛等四人卽遣使以書幣徵之時總制孫炎先奉命聘基使者再往反不起炎爲書數千言陳天命以諭基
基乃與三人者同至入見吳國公甚喜賜坐勞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分爭何時定乎濂對曰天道

無常惟德是輔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公稱善基陳時務十八事且言明公因天下之亂順起草昧間尺土一民無所憑借名號甚光明行事甚順應此王師也我有兩敵陳友諒居西張士誠居東友諒包圍信陽荊襄幾天下半而士誠僅有邊海地南不過會稽北不過淮陽首鼠竄伏陰欲背元陽則附之此守虜耳無能爲也友諒刻君而脅其下下皆乖怨性剛悍輕死不難以其國害人之鋒然實數戰民疲下乖則不戰民疲則不傳故漢易取也夫權獻先猛擒城先強今日之計莫若先伐漢漢地廣大得漢天下之形成矣吳國公大悅曰先生有至計毋惜燕魯於是設醴置館以處基等龍體甚至吳國公嘗問郎中陶安曰此四人君於汝何如安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謙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公然之復多其能讓

陳友諒兵攻池州吳將徐達等擊敗之初友諒既殺趙普勝卽有窺池州之慮吳國公察知之遣使謂達與常遇春曰友諒兵且暮且至爾當以五千人守城遣萬人伏九華山下俟彼兵臨城城上揚旗鳴鼓鼓伏兵往絕其後破之必矣至是友諒兵果至其鋒甚銳直遣城下城上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遇春曰此皆勦敵不殺爲後患遠不可以狀聞吳國公遣使諭諸將釋之而遇春先以夜脫殺之止存三百人

九華山在青陽西南四十里

陳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士誠未報友諒自采石引舟師東下建康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言決死一戰戰不勝走來晚也獨劉基張目不言吳國公心非諸將謂召基入內閣計

基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公曰先生計安出基曰天譴復舉膏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明公若傾府庫以開士路至誠以固人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公意益決或議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公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陸攻必不破彼以巨艦乘城故陷今彼據上游舟師十倍於我猝難復也或勸自將迎擊公曰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而以舟師順流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而引還已窮日矣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良策也乃馳諭胡大海以兵擣信州以牽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命公曰汝獨與友諒游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今作書僞降約爲內應且招之速來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諸家有老閹舊書事友諒使齎書往必信公以語李普長普長曰方憂寇來何更速之公曰二寇合吾何以支惟速其來而先破之則士誠膽落矣閹者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康公今何在閹者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至則呼老康爲驗閹者諾歸具以告公喜曰賊入吾轍中矣乃命營長夜撤江東橋易以鐵石比旦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中逸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卽令張德盛踰新河築虎口城以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等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公總大軍屯廬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舟師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二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

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者知見給即與其弟友仁率舟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棚勢甚
銳時諸公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眾欲戰公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
雲人與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下令拔棚諸軍競前拔棚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而雨止命
發鼓鼓大震黃幟舉國勝過春伏兵起還兵亦至德威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潰兵
走登舟值潮退舟膠淺碎不能動戰溺死無算俘其卒二萬餘其將張志雄梁鉉喻與劉世衍等皆降獲巨艦
百餘艘友諒乘別舸脫走得茂才晉於其所棄舟臥席下公笑曰彼愚至此可噉也志雄本趙普勝部將普戰
號長張普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國志及降曹於公曰友諒之東下盡檄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
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公乃遣趙國勝德勝等追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
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戰德勝死國勝以五翼軍賊之友諒與張定邊出阜旗軍迎戰又敗之友諒盡
夜不得思遂棄太平遁去追至池州而還余某遂取安慶守之友諒遁至江州據以為都江西南府西南門曰
門門外五里曰江東橋其水即新河口分支東淮自南折而北又東北入江曰北河口虎口城故址在焉石炭
山在城東南大勝港亦分支東淮於東江船西入江龍江亦分支東淮於下關東北至觀音門入江軍紀山在
龍江之東龍灣今二沈
河港圖在太平府東北

(二十一年)察罕特穆爾率師至鹽河遣庫特穆爾及諸將關思孝等會調保浩爾齊軍由東阿造浮橋以
濟賊以二萬餘眾奪之關保浩爾齊且戰且渡遂拔長濟以精卒五萬擄取平東平堡遂相田豐遣程世英等

出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城下察罕特穆爾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與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甯令豐爲前鋒從大軍東討時察罕特穆爾猶未渡河羣賊皆聚於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特穆爾分遣奇兵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邱及濰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大敗之棧州俞寶東昌楊誠皆降魯地悉定吳國公聞之遣使與察罕特穆爾通好謂左右曰察罕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博囉兵爭不降屢格君命此豈忠臣之爲乎又聞其好名如田豐爲人傾側察罕待如心腹則聞於知人矣古之名將洞察幾微智謀宏遠使人不可測度察罕豈知此乎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所處何如然後誦之

豐河卽大清河自平陰逕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惠民青城濱州利津入海

二十二年吳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李福叛殺守臣參政胡大海及郎中王愷總管高子玉初大海下嚴州震等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己厚未忍發福曰舉大事甯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佑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觀弩於八詠樓下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抽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小地英卽斷其首復殺大海子關住執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甯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愷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實據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繒城走嚴州告帝於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據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驅

掠城中子女西走降於張士誠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赴吳國公卽命左司郎中楊元果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鎮撫其民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不殺人不掠人婦女不焚人廬舍而已吳處州苗軍元帥李佑之賀仁得等聞蔣英等已殺胡大海亦作亂殺院判耿再成都事孫受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等據其城朱文忠聞亂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緡營以圖之再成累苦勞績自偏裨擢居帥職至是佑之等叛再成方與客飯聞變卽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於汝乃敢反耶賊爭刺再成再成揮劍連斷數槊兵及其頸墮馬大罵不絕口死爰初被執幽空室中賊環守之降爰不屈仁得以衣罵斗酒饋爰爰不受大罵曰今日乃爲鼠所困我死爲主鬪反復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爰解衣爰曰此紫綺乃主上賜我者吾當服以死賊遂害之

張士誠聞蔣英之亂遣其弟士信率兵萬餘圍諸全州吳守將謝再興晝夜鏖戰未決乃遣將設伏城外自引兵出戰戰既合伏起大敗之擒其將士千餘人士信憤益兵攻城再興慮不能支告急於浙東行省右丞朱文忠時金華叛寇初定而嚴州逼近敵境處州又爲叛苗所據文忠自度兵少不能應援聞邵榮將至乃與都事史炳謀曰兵法先聲而後實今諸全被圍日久寇勢益盛而我軍少非謀不足以制之今邵平章來討處州宜借以張聲勢亦制寇一奇也炳曰善乃揚言右丞徐達與榮領大軍至嚴州尅日進喉使諜者揭榜於曉烏之古朴嶺士信兵見之果驚謀夜遁同僉胡德濟聞知之喜與再興謀焚丑嶺壯士夜半開門出擊鼓譟從之寇

民亂走自相蹂躪及溺死者甚衆士信驪侈不能拊循將士常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擄捕蹴鞠酣飲爲事部

將往往效之故至於敗

諸全州今詳覽
古今未詳

甯海布衣葉兌以經濟自負獻書吳國公列一綱三目言天下大計其略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
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孔明臥草廬與先主論天下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
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規中原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
北也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誠宜建都於此守淮以爲藩屏守江以爲門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
內以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我何哉且江之所備莫急上流吳魏所爭在斯
春與皖卽今江州之境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況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有又足以遮蔽建康襟帶江州匪
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軍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孫權不足爲也今聞察罕
妄自尊大欲許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侔宜如曹肅計
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此其大綱也至其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越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昔田
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以傾祿山殷璠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先傾敵巢穴今欲
攻張氏莫若聲言掩取杭嘉湖越而大兵直擣平江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鎖城者於城外矢
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

其稅糧以贖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絕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軍其心腹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顯道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瑄齎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寇掠東西捕之不得招之不可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卽當納土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死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我師之盛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脇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糧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倚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既平彼心計浙江四道三道既已歸附吾孤守一道安歸哉下之一辯士力耳如復稽送款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耳吳國公奇其言欲留用力謝賜銀幣襲衣以歸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至是田豐王士誠復謀叛初豐之降也察罕特穆爾推誠待之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叛乃請察罕特穆爾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特穆爾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

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豐登遂爲士誠所刺察罕特穆爾既死豐與士誠走入益都城眾乃推庫庫特穆爾爲總兵官復圍益都事聞帝震悼中原士庶老幼多痛惜之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諡獻武其子庫庫特穆爾授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一應軍馬並聽節制仍詔諭其將士曰凡爾將佐久爲察罕特穆爾從事惟恩與義實同骨肉視彼逆黨不共戴天當力圖報復以伸大義己亥益都兵出戰庫庫特穆爾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吳國公開察罕死歎曰天下無人矣

以知樞密院事伊蘇爲遼陽行省左丞相先是賊雷特穆爾布哈程思忠等陷永平詔伊蘇出師遂復瀋州及遷安縣時遼東郡縣惟永平不被兵儲粟十萬芻藁山積民居殷富賊乘間竊入增土築城因河爲壘堅守不可下伊蘇乃外築大營絕其樵采數與賊戰獲其僞帥二百餘人平山寨數十又復昌黎撫甯二縣雷特穆爾布哈送京師賊急乃乞降於參政徹爾特穆爾爲請命於朝詔許之命伊蘇退師伊蘇度賊必以計愈大兵乃嚴備以偵之思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賊遂東走金復州至是詔遣京師拜遼陽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撫安遼東兵農委以便宜開省於永平總兵如故金復海蓋乾王等賊並起西侵興中州陰由海道趣永平聞伊蘇開省乃止伊蘇亟分兵防其衝突賊乃轉攻大甯爲守將王聚所敗斬其渠魁衆潰皆西走伊蘇慮賊窺上都卽調右丞呼哩岱提兵護上都簡精銳自臨賊後賊果寇上都呼哩岱擊破之賊衆又大潰永平大甯始復乃分命官屬勞來安集其民使什伍相保以事耕種民德之

瑞州今錦州府寧遠州金州今南
海縣復州今屬奉天府海州今海

城縣並州今並平縣與中城在土默特右翼
西一百里大衛城在喀喇沁右翼南百里

庫庫特穆爾復益都田豐等伏誅庫庫特穆爾既襲父職身先士卒誓必復讎人心亦思自奮國城益急賊悉力拒守乃以壯士穴地道而入遂克之盡誅其黨取盟及王士誠之心以察罕特穆爾遺關保以兵復益州於是山東悉平

(二十三年)陳友諒復大舉兵圍洪都初友諒憤其驕場日盛乃作大艦來攻艦高數丈外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為蔽旂幟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幟皆裹以鐵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至友諒前攻洪都以大艦乘水漲附城以登至是城移去江三十步大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吳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等守宮步士步橋步諸門指揮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守琉璃瀟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將洪都今南昌府按明太祖以舊城濱江不利守禦移城去江三十步東曰漢臺門東南琉璃門南曰撫州又南曰士步當作寺步以近隆興寺也西南曰橋步西曰章江北曰新城其舊城濱湖者曰宮步

陳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戰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樹木柵敵爭柵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瀝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陳友諒知院蔣必勝餘縣臣等陷吉安府時吳將李明道與曾萬中兄弟不協明道因潛通必勝約其來攻兵至城下明道舉火為應開西門納之殺參政劉壽知府朱叔華曾粹中亡走仇家黃如淵執粹

中送鼎臣殺之必勝又攻破臨江府執同知趙天麟亦不屈死陳友諒復攻新城門吳指揮薛顯將其銳卒開門夾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敵兵乃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明有膽略嘗出劫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歸故敵兵見明併力攻殺之

廬州城三面阻水徐達等攻之不克已而左君弼於城上爲釣橋達曰君弼窺伏穴內久不見出今達爲此其將夜出劫我乎令軍中嚴爲之備比夜半聞釣橋有聲其兵奄至營中萬弩俱發君弼退走達縱兵擊之君弼大敗走入城敵兵拒守達攻圍凡三月不下

陳友諒增修攻具欲破柵自水關入吳朱文正使壯士以長鎗從柵內刺之敵棄鎗更進文正乃命煨鐵鐵鉤穿柵以刺敵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儲禦隨方應之友諒又攻宮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力禦之暮坐宮步門樓指揮士卒流矢中腰臂而死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朱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至石頭口宵行盡止凡半月始得達見吳國公具言其故公問友諒兵勢何如對曰兵雖勝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戰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公謂子明曰汝歸告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之降非但不死且行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當固守以待友諒怒殺之吳國公自將救洪都時徐達常遇春圍左君弼於廬州公遣使命解圍曰爲廬州而失南昌非計

也適遇春乃還是日公召諸將諭以親行之意遂議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徐達常遇春馮國勝廖永忠俞通海等皆從壬午風覆國勝舟公以其不利遣還建康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遇友諒歸師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陳友諒圖洪都凡八十有五日丙戌聞吳國公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敵公率諸軍由松門入鄱陽湖丁亥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其前吳國公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爲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艦而還俞通海復乘風發礮火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衆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棄之達撲火更戰公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瑄邊審前欲犯公舟舟膠淺敵兵而集吳軍格鬪定邊不能近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公舟遂脫指揮韓成元帥宋貴陳兆先萬國勝等皆戰死永忠隨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公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退公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廖張士誠乘虛入寇故也已丑旦公命鳴角師畢集乃親布陳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者無算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槽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擄兵鉤刺之志雄趕迫自斃丁酉耶余親臨勦徐公輔皆戰死耶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時友諒悉巨舟連

鎖爲陳旌旗樓櫓望之如山吳舟小不能仰攻連戰三日幾殆右師却公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
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此非火攻不可公然之至瞞東北風起公命以七舟載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以
甲冑各持軍器若闕敵者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追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而至其水寨數百
艘悉被焚煙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首二千
餘級友仁卽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騎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卽新開陳也明日公復諭諸
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感之於是諸將益自奮時公所乘舟櫓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公知
之夜令諸船羣白其櫓巨視莫能辨敵益駭辛卯復聯舟大戰大敗敵兵敵之巨艦難於運轉吳兵環攻之殺
其卒殆盡而操舟者獨不知尙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鼎等以六舟深入
搏擊敵聯巨艦并力拒戰吳師望六舟無所見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舟而出吳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
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友諒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張定邊欲挾友諒退保
鞋山爲吳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是日公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數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
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公曰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俞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公從之時水路狹隘
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盡渡乃泊於左蠡友諒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
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於下其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

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尙堪一戰若能戮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以步騎隨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言是也左金吾聞之懼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降友諒復失二將兵力益衰猶建金字旗周回巡察令獲吳將士皆殺之吳國公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遺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士之戰死者師出湖口命遇春永忠等統舟師橫截湖而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於岸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吳國公分兵克蘄州吳國友諒食盡遣舟掠糧於都昌朱文正使人燭其舟友諒勢益困陳友諒窮蹙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趣南湖嘴爲吳軍所遇王戊友諒遂突出湖口欲繞江下流遁去吳國公麾諸軍邀擊以火舟火筏衝之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至涇江口涇江之師復擊之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荆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益爭奮擒其太子普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張定邊夜以小舟來竊載友諒屍及其次子理徑走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公之叔安豐也劉基諫不聽至是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圖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

東湖在南昌府城東南石頭在竟江門外十里涇江口在湖口東北九十里下接小孤山南瀾嘴在九江東四

十里臨鄱陽湖口武陽渡在南昌府東南三十五里肝江口在松門在都昌縣南二十里康郎山在餘干縣西北八十里濱湖西南牯山在星子縣北六十里濱湖西北榮嶺在都昌縣東南七十里湖中左蠡在都昌縣西北五

十里路在馬子南
七十里路之西也

吳諸全叛將謝再興以張士誠兵犯東陽左丞朱文忠率兵禦之部將夏子實鄭中胡深爲前鋒與其兵遇於
義烏戰方接文忠自將精兵橫出其後擊之再興大敗遁去深因建議以爲諸全乃浙東藩屏諸全不守則衢
不能支請去諸全五十里於五指山下築城分兵戍守文忠從之未幾士誠將李伯昇大舉來寇兵號六十萬
頓於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

五指山在諸暨
西南六十五里

吳國公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既抵其城命常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棚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以
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於是湖北諸郡皆降於吳吳國公發武昌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
橋險之曰彼猶孤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且堅守營棚以困之不思其城不下也
二十四年吳王以諸將圖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
潛遣卒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入援至是必先引兵至洪山去城二十里王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
擊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馳告戰人號爲激張城中倚以爲重及被擒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張
張今已爲我擒尙何恃而不降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此兄宜速降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
山下瞰城中諸將相顧莫能登傳友德率數百人一鼓奪之矢中額復捫脇戰益力城中益喪氣王復遣友誠
留臣驍復仁入城諭理使降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

雖死不恨矣王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汝復仁至城下號哭
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王意辭皆懇切時陳氏諸將無出定邊右者定邊亦知不可支
樊丑陳理肉袒銜璧率定邊等詣軍門降理俯伏戰慄不敢仰視王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
令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誼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
隨師國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然不知有兵城中民饑困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撫慰民
大悅於是漢河荆岳郡縣相繼來降

拱山在武昌府城
南高冠山在東南

吳王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獨
取雄遠爲天下主今天下之勢則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崛起然皆不修法度以明軍
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博囉特穆爾河南有庫庫特穆爾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
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擾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
士誠多姦謀而尚開議其禦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
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主上神武當安天下於一今其時矣

吳常遇春等兵圍鎮州既久熊天瑞子元震竊出視兵勢遇春亦乘數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不知其爲遇春也
遇之及遇春還元震始覺復來遇遇春遣壯士揮雙刀擊之元震首級繼以相且罵且却遇春曰壯男子也合

去之

吳王遣使以書與庫庫特穆爾約其通好略曰博囉犯闕古今大惡此正閣下正義明道不計功利之時也然閣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穎川新造之業而博囉寇犯不已戶變之術不可以不審閣下何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約予地雖不廣兵雖不强然春秋恤交之義常切於焉且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又何彼此之分哉英雄相與之際正宜開心見誠共濟時艱毋自猜阻失此舊好惟閣下圖之

（二十五年）吳常遇春鄧愈克贛州遇春等圍城凡五閱月熊天瑞援絕糧盡遣子元震出降天瑞尊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於建康吳王問遇春克贛不殺焉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降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音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茲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先是天瑞據贛常加賦橫斂民財及其降有司請仍舊徵之王曰此豈可爲額耶命亟罷之并免去平秋糧之未輸者元震本姓田氏爲天瑞養子替戰有名遇春喜其才勇薦之授指揮後復姓田氏

吳王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丹不素操必致傾覆若已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故使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

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陳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時爲試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張士誠懷諸全之敗集兵二十萬遣其將李伯昇挾吳叛將謝再興攻諸全之新城置陳延亙十餘里遣廬舍建倉庫預爲必拔之計且分兵數萬據城北十里以遏援兵守將胡德濟堅壁拒之告急於嚴州朱文忠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遙爲德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溯釣臺經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拒之未至而千戶謝佑爲其伏兵所執諸將皆恐甚文忠意氣自若分署諸將各爲備禦以何世明袁洪柴虎居守自率指揮朱亮祖等馳救丁巳去新城二十里而軍德濟潛使人告賊勢盛宜少避其鋒俟大軍至文忠曰昔謝元以兵八千破苻堅百萬兵在精不在衆乃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遇驕必克彼軍輜重山積此天以富汝曹也勉之會有白氣覆軍上占之曰必勝詰朝會戰天大霧晦其文忠使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等將左軍嚴德王韶等將右軍而自以中軍當敵衝會胡深遣耿天璽以援師至文忠復申約東甯前擣擊霧稍開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衝其中堅敵以精騎圍文忠數重矛屢及膝文忠大呼手格殺其騎將縱橫馳突所向皆靡左右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出士誠兵大潰逐北十餘里斬首數萬級文忠收兵會食遣指揮朱亮祖張斌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其同衆韓謙等六百甲士三千鎧仗芻粟收數日不盡伯昇再興

僅以身免

新城在諸暨縣西南六十里浦江縣在其西南釣臺在桐廬縣西四十五里七里灘

吳王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襄陽諸郡王舊與徐達等論襄漢形勢曰安陸襄陽踴連荆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況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連易於扇動譬之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爲幹幹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往討之吳平章常遇春攻安陸克之先是遇春既行王復調江西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汝居武昌使聲援相應以遇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殷院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亮執之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吳王賜鄧愈書曰汝戍襄陽宜謹守法度山寨來歸者兵民悉仍故籍小校以下悉令屯種且耕且戰汝所戍地鄰庫庫若汝愛加於民法行於軍則彼所部皆將慕義來歸如脫虎口就慈母我賴汝如長城汝其勉之愈於是拔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拊循招徠威惠甚著

景陵今天門縣

吳指揮朱亮祖等進攻建甯時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諸軍次城下亮祖卽欲攻之胡深視氛祲不利語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亮祖曰天道幽遠山澤之氣變態無常何足徵也迨深進兵深猶持不可德柔屯錦江逼深陳後亮祖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而進破其二柵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日已暮深突圍出伏兵起深馬蹶被執送於友定友定敬禮之深因盛稱吳王神聖威武雄雄屬心以喻友定友定亦無殺深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深久涖鄉郡取衆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吳王嘗問宋謙曰

深何如人濂曰文武才也王曰誠然浙東一障吾方賴之比伐聞有星變王曰東南必失一良將亟論之深已

被害錦江在建陽縣東二
源雙導南注建溪

吳江陰水寨守將唐茂才遣告吳王曰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
出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爲之備王使諭徐達曰茂才言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
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寨我軍既分彼將竊我水軍疾趨陸寨搗吾之虛此一詭策也
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春深入去泰州既達彼必
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一詭策也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爾宜審
慮使至卽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
舟亦宜備之己未王親至茂才水寨又遣人以手書諭達等曰如有所言卽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徐達常遇
春克泰州擴張士誠守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俊等獻捷於建康且以守城事宜爲請王命達以便宜處之其
未下諸城乘勝進取徐達進兵攻高郵王聞之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湖國勝率所部節制高郵
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圍取淮安濠泗范蔡港在泰興縣東南江濱孤山亦在其
旁南枕大江海安城在泰州東百二十里

二十六年張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馬畝沙湖流竄江陰吳守將以聞吳王親往救之比至鎮江敵
已營瓜洲掠西津而遁乃命唐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於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迺至浮子門遇海

舟五百艘遮海口乘潮薄吳師茂才督諸軍力戰大敗之其乘舟登岸者伏兵掩擊之殆盡

君山在江陰縣北馬駛沙在其北大

江中瓜洲鎮在北岸江陰山麓君山支峯今日稱鼻嘴在江兩岸犄角門一曰巫山門在江陰江中青草沙浦沙唐沙之中江流湍險處也

吳徐達授宣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士誠將余同歆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為應國勝信之夜遣指揮康奉率數百人先入城啟閉門盡殺之王聞之怒召國勝決大杖十令步詣高郵國勝慚憤力攻既而達自宣興還督攻益力遂拔其城歆余同歆等俘其將士王命悉遣戍泗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差丁未王以書諭達曰近大軍下高郵可乘勝取淮安兵不在衆當擇其精者用之水陸並進勿失機也其餘軍馬悉令常遇春統領守泰州海安應援江上

濠州李濟以城降於吳先是韓政兵至濠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城中拒守甚堅政乃書願時等以雲梯礮石四面攻城時孫德崖已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吳王嘗曰濠州乃吾家鄉張士誠據之我無家矣及復濠州吳王甚悅壬戌遣人質書諭宿州吏民以桑梓之邦不忍遽興師旅爾等宜體予懷毋為自絕徐州守將同知樞密院事陸聚聞徐達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降王以聚為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

吳王遣使諭徐達曰聞元將珠展領馬步兵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漕運自陳州而南給其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修城守禦宜令遣兵巡邏絕其糧道安豐糧既不給而珠展遠來之兵野無所掠與

我軍相持師老力罷爾宜選劉平章韓參政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之兵速與之戰一鼓可克也不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遂聞命卽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人進取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京城龍尾埧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賈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吳師追奔十餘里獲寶都及裨將賁元師而還竹昌左君弼皆走汴梁至日晡時平章珠展率官軍來援政等復與戰於南門外大敗之珠展遁去遺千戶趙祥以兵追至潁獲其運船以歸遂置安豐衛留指揮唐勝宗守之

柳澠渡淮處也安豐宋之安豐軍也在壽州西南東正陽

今正陽

吳王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兵二十萬伐張士誠吳王御戟門集諸將佐諭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劫掠毋妄殺戮毋發邱壙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將發王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逖吳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肅其穴此行當直搗蘇州蘇州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王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麟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窮促天麟輩懼其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蘇州若天麟出湖州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蘇州取之必矣遇春稱教諭王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蘇州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敢復言王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傳爲吾反聞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快快適來之謀戒諭

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搗蘇州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噓吾計中矣癸丑遣等帥諸軍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己巳遇秦檜敗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王聞之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擒之士誠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果叛降於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坐橋其右丞張天麟分三路以拒吳師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天麟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爲後繼遣率兵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遇秦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於是遣遣遇秦攻寶王勗攻天麟達自中路攻子實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扼其城遇秦與寶戰寶敗走欲入城城下吊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天麟子實皆不敢戰斂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吳軍復四面圍之伯昇及天麟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西門自以大軍繼之子實及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得義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遷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所稱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二十萬屯城東之蕒館築五營自固達與遇秦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遷鎮南姑嫂橋浦築十壘以絕蕒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不敢肯遁去士誠將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爲珍等聲援吳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填塞溝港絕其糧道元紹元明之弟也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於皂林之野又敗之龍江今上門江口也洞庭山在太湖西南湖州之北毗山在湖州北五里三坐橋一作二里橋去城三里也元紹觀書書館在府東三十里東遷鎮在府東四十里烏鎮在府東南九十里皂林鎮在桐鄉縣北八里吳王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諭之曰徐達等攻蘇州張士誠必聚兵以拒今命爾攻杭州是舉制之也我師或

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彼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

張士誠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右丞徐義至蒲館覘形勢吳常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張士信出兵與蒲館兵合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議始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別乘小船潛至烏鎮欲接蒲館過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衆軍散走自是蒲館掣絕饒餉不繼多出降者平望鎮在吳江縣南四十五里嘉湖要港也

吳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張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兵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常遇春稍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衆大敗五太子及朱運昌珍等以蒲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普沒水朱運昌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爲之奪氣昇山即蘇州府東二

十一里

吳朱文忠攻餘杭下之先是文忠兵至餘杭遣人謂謝五曰爾兄以李善度小賊降於張氏今若來降可保不死且李善度謝五答曰我誠願討若保我以不死我即降耳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趨杭州未至張士誠平章潘元明懼遣員外郎方壽詣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兵猶至此勝負未分而遽約降無乃計太卑乎對曰此城百萬生靈所繫今天兵如雷當之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欲降恐無及故使先來請命文

忠留之宿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待元明卽日獻圖籍文忠至杭州元明等奉士誠所授諸印并執蔣英劉震
出降伏請遣左以女樂導迎文忠麾去之止壁麗聽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偕民並立斬以徇城中帖然
得兵三萬糧二十萬執元平章努都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康元明泰州人初與張士誠俱起鹽徒官軍
圍高郵士誠與十八人突圍出走元明及李伯昇呂珍與爲三人相繼以城降士誠由是勢益孤

吳大將軍徐達等兵至蘇州城南鮎魚口擊張士誠將費錢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
官渡戰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封門常遇春軍虎邱郭興軍葺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
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西北四面築長
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於其上又設襄陽礮以擊
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蘇州與士誠相聞遷卒獲之於閶門水柵旁
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蘇州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
遺蠟丸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葺門士誠出兵拒戰吳武德衛指揮茅城戰死
鮎魚口在吳江縣北十八里尹山橋在蘇州府南二十五里葺門在蘇州東南虎邱在城西北
葺門在葺門北胥門西南門也閶門西北門盤門南面西門西門閶門二門北門齊平二門也

二十七年己卯庫特穆爾遣左丞李二以徐州兵駐陵子村吳參政陸聚令指揮傅友德禦之友德度兵寡不
敵遂壁壘嗣其出掠以二千人沂河至呂梁登陸擊之剋其驍將韓乙餘衆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復至而

運城開門而陳於野臥戈以待約聞鼓聲則起二果至鳴鼓士躍起衝其前鋒衆大潰多溺死遂擒二吳王聞
陵子村之捷謂都督府臣曰此蓋庫庫之游兵故以此餌我使我將驕兵情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昔
戰者知彼知己察於未形可謂安豈大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備

陵子村在徐州府東呂
梁山在府東南六十里

吳下令設文武科取士令曰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騎射以觀其能策
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尙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
司預爲勸諭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

蘇州圍久不下吳王以書遣張士誠勸以全身保族如漢賈融宋錢俶故事士誠不報己酉士誠欲夾圍決戰
繞城左方見軍陳嚴整不敢犯乃遣徐驤潘元紹潛出西門欲掩襲吳軍轉至閶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
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後遣軍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其參政黃哈喇巴圖率兵千餘人助之自出兵山塘爲
搜塘路狹塞不可進磨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以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
往擊之敵衆小卻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西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少卻
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乘勢掩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
急急復築壘通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時徐達令四十八衛將士每衛製輿礮架五座它礮架各五十
餘座晝夜礮聲不絕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師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飛礮碎其首而死

在山塘

庫庫特穆爾增兵入關日求決戰李思齊張良弼等軍頗不支使人求助於朝廷朝廷因遣左丞袁煥及知院安定臣中丞明託特穆爾傳旨令兩家罷攻各率所部共清江淮孫翥進密計於庫庫曰我西事功垂成不可聽聽患兵之有且袁煥貪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賄其家則煥必助我而西事可成也庫庫如其計煥果私布煮於庫庫曰不除張李終爲丞相後患於是攻張李益急秋七月關中兵勝負猶未決庫庫特穆爾謂孫翥趙恆曰今當何如並對曰關中四寇獨李思齊最强思齊破則三軍不攻自服矣今關中兵將相持不決所畏者惟摩該耳宜抽摩該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渡河搗鳳翔覆思齊巢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軍一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也關中既定然後出兵以討江淮破之必矣庫庫卽行其策檄摩該率兵攻鳳翔摩該都將多博囉特穆爾之黨及摩該率檄調往陝西行至帝輝諸將夜聚謀曰我輩官軍殺南兵可也今聞欲趨鳳翔鳳翔亦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其謂之何其衆俱以爲然遂相約扶摩該爲總兵摩該誓諭兵先爲察罕特穆爾所信任關保自察罕特穆爾起兵以來勇冠諸軍功最高至是皆不服庫庫特穆爾摩該使其首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遣都將北齊彰德西齊懷慶

蘇州圍城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拆祠廟民居爲礮具遂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筐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遂督將士破衙門遇春破闕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

軍門內令周仁立棚以補外城傑及周仁潘元紹皆降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士誠更使其副樞密劉穀收餘兵尙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穀降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聞其妻劉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爲劉曰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城破自焚死士誠獨坐室中達旦李伯昇諭意時日已暮士誠拒戶自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挽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齧盾昇之出衙門中途易以戶扉昇至舟中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驥左丞驥介等并元宗室神保大王赫罕等皆送建康而誅熊天瑞初達與遇春約城破之日中分撫之先集將士申明王意令將士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拆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遇春軍其右號令嚴肅軍士不敢妄動居民宴然

吳王謂徐達等曰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庫庫跋扈關隴則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元祚將亡其幾已見今欲北伐何以決勝嘗遇春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而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遠之卒挺竿而可勝也都城既克有似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可建瓴而下矣王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雪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矣諸將皆曰善吳王命徐達爲征討大將軍常遇春爲

劉將軍率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是時名將必推趙過春兩人才勇相類過春慷慨敢深入而趙尤長於謀略過春每下城邑不能無昧饒趙所至不擾即獲壯士與謀結以恩義俾爲己用至是吳王面諭諸將曰御軍持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若大將軍趙當百萬衆摧鋒陷堅莫如副將軍趙過春然身爲大將好與小校角甚非所望也

吳征南將軍湯和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密及上虞縣尹沈溫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府判徐替等率屬官耆老自西門出降方國珍驅所部乘海州遁去和率兵追之國珍以衆迎戰和擊敗之擒其將方惟益等國珍率餘衆入海和還師慶元徇下定海慈谿諸縣慶元今甯波府曹娥江在紹興府東

吳王遣使至延平招諭平軍陳友定友定置酒大會諸將及賓客殺吳使者漚其血酒壺中與衆酌飲之嘗於衆曰吾嘗並受朝廷厚恩有不以死拒者身歟妻子戮遂往巡視福州嚴兵爲拒守計

吳王遣使諭徐達等曰聞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兵欲何向如回益都當遣精銳將士於黃河扼其衝要以斷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如未下益都卽宜進取濟甯濟南二郡既下則益都以輿勢窮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遁度隨機應變尤在將軍庚子吳克滕州初徐達令平軍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乃遣千戶趙寶略滕州其守將初諤固守已而遁去遂克其城徐達攻下益都平章李老保降宣慰使巴延布哈總督胡濟知院張俊皆死之達遂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令指揮葉

國珍守之初吳軍壓境巴延布哈力戰以拒及城陷巴延布哈遁拜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可爲終養已乃趨官舍坐堂上與將素聞其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巴延布哈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爲其主豈肯事二姓乎遂不屈而死其妻阿嚕珍及二弟之妻各抱幼子投井死戊申吳宋迪使山東還晉張興祖能推誠待人降將有可用者即使領舊兵進取王曰此非良策興祖麾下將有領千騎者一旦臨敵勢不足以相加因而生變何以制之乃命迪往諭興祖今後得降將悉送以來勿自留也吳王遣使諭徐達常遇春曰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乎敗乃可無敗能慎乎成乃可有成若一懈怠必爲人所乘將軍其勉之徐達自濟南復還益都進取登萊州縣已已登州守將董車萊州守將安然各降於吳補臺民有供詞疏達令者徐達欲斬之其子乞以身代還送之建康吳王取其妻并其父宥之

吳征南將軍湯和率師克福州初陳友定環城外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壘嚴兵守之聞吳軍入杉關乃留同屯紆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自率精銳守延平以相犄角時和等行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入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平章庫春所殺吳師登岸將圍城庫春領衆出南門迎戰指揮謝德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吳師於臺上燒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於水門和擊殺之賴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庫春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政袁克仁赴水死行在政院使多爾琿不屈下獄死時政院拜特穆爾侯官聞吳軍攻城急歎曰戰守非我得

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二女縱火焚之遂自刎和入省署撫輯軍民遺哀仁望異外郎余營招
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甯等州縣未附者分兵略定

杉關在邵武府光澤縣西北九十里五虎門在福州府東百里海中當閩江之口南臺江閩江至府城南釣臺山下

名

(二十八)明胡廷瑞克總甯湯和進攻延平陳友定謀於眾曰敵兵銳難於爭鋒不如持久困之諸將請出
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所部叛殺蕭院判軍士多出降者軍器局災城中破壁震地明師知有變急攻城友
定呼其屬訣曰大事已去吾一死報國諸軍努力因退入省堂衣冠北面再拜仰藥死所部爭開門納明師入
趨視友定猶未絕也昇出水東門適天大雷雨友定復甦械送建康明帝詰之友定厲聲曰死耳尚何言遂併
其子海殺之友定既死興化泉州俱降獨漳州路邊囑齊迪里密寶以佩刀刺喉而死

時吳王已稱帝國號明矣

明召徐達至行在大月庚子朔達入見明帝置酒勞之且謀北伐達曰大軍平齊魯掃河洛庫庫特穆爾達巡
觀望潼關既克李思齊狼狽西奔元聲援已絕今乘勝直搗元都可不戰有也明帝曰善達復進曰元都克而
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明帝曰氣運有盛衰彼今衰矣不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以防其使軼可也

明師攻靖江久不下楊瑄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隄破之必矣乃遣指揮邱廣攻插口關殺守隄兵
盡決濠水築土隄五道傳於城城中獨固守急攻克之先是參政張彬攻南關為守城者所詬怒欲屠其民環
入立禁止之環復移師徇郴州降其兩江土官黃英岑伯顏等廖永忠亦克南甯泉州廣西悉定

靖江即靜江今桂林府

